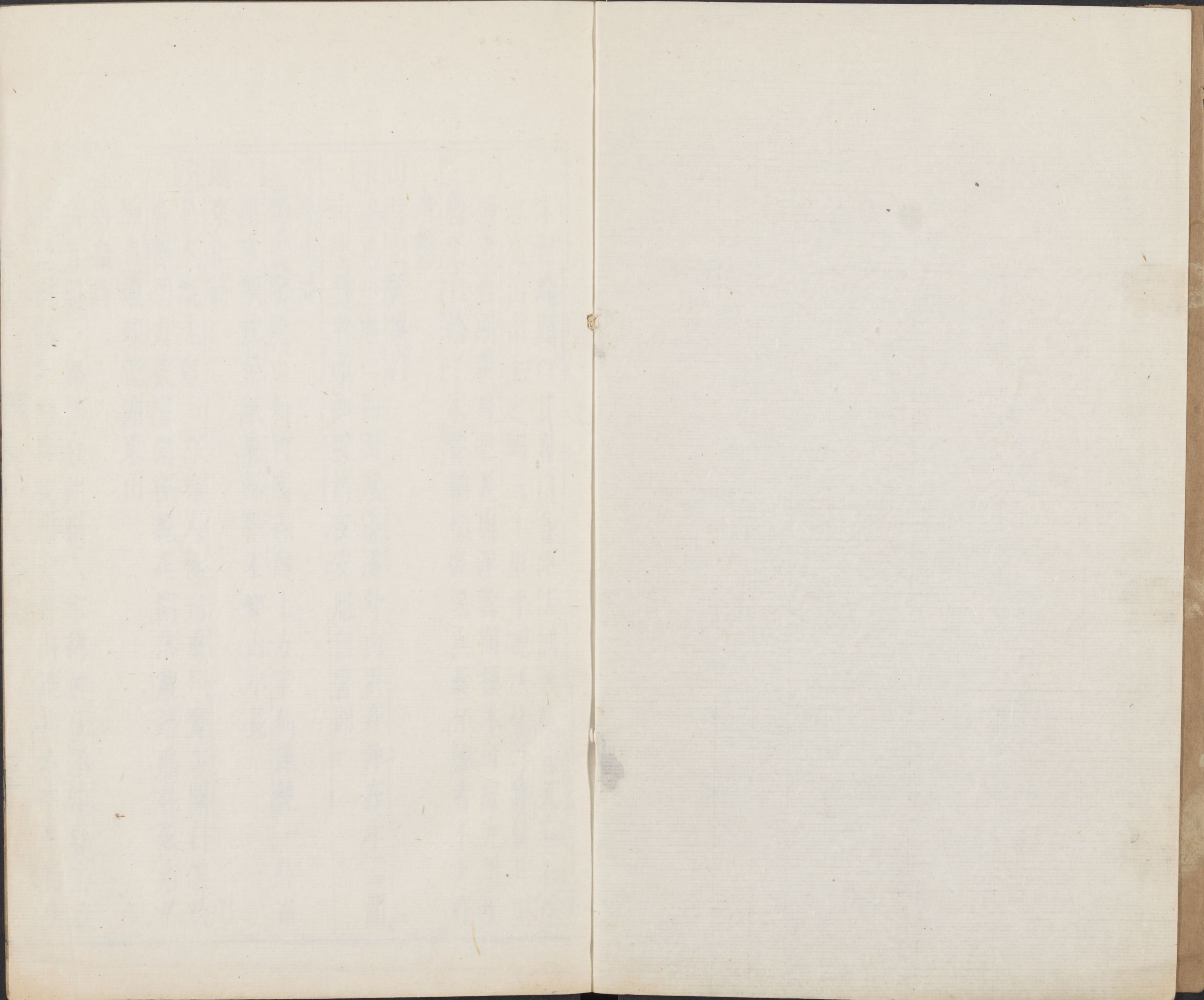


↑ 3210/0260.81

1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2 1948



宋無逸題。其畧曰吾聞沃洲天姥山又稱覆幘山之高山上之岡三十里平視沃州。種者吾所羨身世長與浮雲閒種木可療九州疾種稻自給千家餐橘柚棗栗與桑柘種者不少資者繁

山背山鰲峯詩

宋楊萬里題。四面環溪溪外山置身渾在亦雲間山中隱者頭如雪清夜安眠白晝閒

千疊山詩

楊養晦題。松竹陰森護上方老仙蓬髮一簪霜閒來欹枕松風裏歸夢不知山水長

題東山詩

明邑人甄圭題。深塢人稀到重門晝亦關白雲秋舍靜明月夜窳閒徑掩花開落簾通燕往還窮居聊自適却憶謝東山

任胡嶺詩

呂升題。路陟任胡嶺人家總姓任不知春去盡祇覺樹都深啼鳥我所愛好山誰共吟平生行樂

題孟塘山

尚書黃度記。家君甫六旬盡棄人間事築室于孟塘山之陰而居之終日徜徉于羣山之中既乃作亭北岡迴眺周覽萬象偃伏據登臨之要度嘗侍側家君曰何以名斯亭度對曰請名愛山家君曰試言其意度對曰市朝山林出處之趣異也紛華淡泊躁止之機不同也而各求其志各樂其樂蓋有終其身不相為也今夫往者如赴還者如拒委者如遜突者如怒方天矯以龍騫忽軒昂而雀舉此山之布列曼衍相為面勢者也朝瞰升而凝紫夕靄合而浮碧暝欲雨而深黝晃初霽而濃鮮此山之變化翕忽異姿而同妍者也春秋耕穫旦暮薪芻林空而弋水落而漁蛙蛙乎麋鹿之羣友交交乎禽鳥之嗚呼此山間之人物錯雜耳目接之而為娛者也故自夫出而動者觀之則誠空虛寂寞何足愛者自夫入而止者觀之則山與人常莫逆也意消神融則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此愛山

之意家君慨然笑曰汝知其外而不知其內知其為可愛而不知吾之所以為愛也泰華嵩衡名其高也塗室陽荆名其險也若夫箕首商蒙峴皖廬桐其高可階其險可通也而其名聞于天下者以其人也思其人而愛其木而况于山乎汝試憑高而望之直東危峯中立俄然如側弁者崩山也豈非道深法師之所居乎方其師友萬乘奔走公卿而能等朱門衡茅為一卒歸老于空山故吾愛其潔少南平岡隱現交互經緯者沃洲也豈非支道之所棲止乎雖為浮屠氏之學而有當世之望一時名士出處不同盡從之遊片言隻語皆足以垂世故吾愛其達北出坂瓏支輳有如倚劍塞其衝者金庭也豈非王逸少之所出入乎識鑑精微有經世實用而不肯降志辱身故吾愛其堅又北出秀嶂端整如桓圭出于眾山之表者四明也豈非謝安石之所遊息乎蒼生喁喁以其出處為安危而高臥空谷若將終身焉故吾愛其遠界乎東南之間層嶠疊壁如連雲如陣馬者天姥也豈非

李太白之所嘗登躡者乎當其文章名海內人至一見傾屬之而飄然清興形乎夢寐故吾愛其逸環吾之廬左右一舍下山之名聞者五建霞標于蒼巖凜清風于千載雖蕙帳其已空想警咳之猶在小子其能知吾之心乎度對日度不敏誠不足以知此家君日為吾誌之度再拜日唯唯退而書之為愛山亭記

明洪武中知縣賈驥過朱母嶺腹甚餒出所懷乾餅啖之時有父老自山谷中持蜜湯以獻驥不受民乃謔曰清泉不與盜泉同何事賢矣忍腹空從此區區朱母嶺行人今古挹清風

南山詩

明縣令田瑄題○喻人築室跨南山入景悠然出世間環帶水從軒外遶翠屏人在畫中還馬潭曲瀾流宗澤鹿嶺懸崖壯士關龜羅文呈瑞彩應知靈傑却非閑

掛榜巖詩

明金陵王洪題○稜稜石壁泮宮西鬼鑿神雕不可

提學

阮鶚題阮澗庵○洞鎖祥雲畫不開溪聲惆

悵步蒼苔仙姬笑煮胡麻飯前渡阮郎今又來

贈尚書呂世良題滴水巖詩○南巖今古勝此日

春光饒盡壁爐烟淨曇花日影飄清歌還浪舞携

酒對揮毫歸去青鞋暗前林月上稍

邕今俞居辰題醉園半畝塘詩○携入方塘花下

逢天開霽色舊情濃蟬蛩五馬峰古栢叢烟宜舞

甲散綺千家樹盤外移青時到江生夢蕉雨新抽

鶴巨魚翻浪欲成龍筆花秋風吹去響寒松

麗女容醉後合歡舒笑語

二尹朱啓運五月五日游南明詩○尋芳幸禮梵

王天香發娑羅映碧蓮佛日雲光三世願僧衣寶

藏萬年綠偈參清磬人皆悟語到晨鐘石可籌寒

峽古松長抱月一杯斜照晚街烟天姥山詩○太

白何年夢悠然夢裏山下巖低落月

藥石窓冷幸仙丹井

澄深蒼鶯啼谷口花無數雲護山腰竹有陰轟轟群
峰霄外列欲携謝句朗然吟

文昌宮記

明尚書呂光洵題○余官雲南踰四川有一清虛所
抵其窟乃紫府飛雲因閱碑知文昌君姓張諱亞
產於越遷於黎雅其人精采灑落其文明麗浩蕩
其族醇厚朴素養之深脫穎於梓潼後荀洙父子
捐百萬金樂成其館予靜思之文昌誠燦於紫
薇垣幸吾越一大儒也恨吾越無清虛所故反之
它地至小歸吾親友妻子愛等自予曰文昌乃萬
世斯文祖洵等當親侍者茲既就宇長春居願乞
文以表座右有一真人曰季氏旅於泰山人病其
借文仲居蔡人病其謂是舉也幾於借於諂焉何
以文爲予莞然釋曰非與諸子亦曰非也遂借予
謁其所予復莞然曰四川紫府飛霞處茲得其一
二者乎夙昔之志頓少嗚嗚且晉服唐冠蕭灑襟
懷可掬也危席端坐從容氣度可則也池開方寸
非養化龍與邨壁繪星斗小張步雲梯下

梯好似天門春試後數行淡墨榜頭題

修撰羅萬化懷棠書屋詩○山中多白雲棠陰與
俱覆秋風忽斷吹高枝失華茂猶垂奕葉榮尚賴
培根厚悠然寄遐思夢想春光舊

穿巖十九峯

宋丞相王燾題○穿巖之巖高蒼蒼峯巒十九摩天

光晨曦烜赫陽出岫下望滄海何茫茫有峯倪伏
如鸞鼻世說任公釣魚地纜舟鑿石宛然存海變
桑田幾千歲泗洲儼然坐其中右顧蒸餅香爐峰
普賢獅子出雲來筆架峯應覆鍾峯頭有石平
如席仙子下棋有仙跡雲收帳煖見文殊新嬾峩
眉弄空碧好似將軍戰勝歸擺旗卓劍逞雄威又
若子卿持漢節僕頭高聳立丹墀或如驟馬朝天
關鼻孔撩天通日月中有神人來隱居老墨題詩
猶未滅斷岸蒼碧一線懸崎嶇有路如登天松巖
竹塢雜秋色稻田麥隴凝春烟危樓傑閣建菴
石室神僧開山祖八載跣趺不下山冷眼死生猶
且暮遊人到此若登瀛徒倚闌了鬼神驚當年瀟

出天池水猶是尋常瀑布聲山猿夜啼明月薄聽
 雪眠雲猶未覺五百真人應共歸天香桂子紛紛
 落居民多在此山前強寇陸梁宣和年流毒數州
 民受苦老稚登山獲保全誰知草莽英雄起管領
 鄉民皆効死山上分為西南界十萬魔軍猶睥睨
 儒生談笑覓封侯胸中好笑皆戈矛深入賊巢諭
 恩信渠魁乞代如罪俘上功俯慕獻天子顯立軍
 功曳朱紫生靈不作犬羊羞民到于今受其賜人
 心有感自不忘從茲築庵山之岡千春萬載奉祀
 事願祝生民長樂康

明

張汝威題○十九峯頭雲作巾峯峯都是玉嶙峋
 半天高插萬餘丈一洞可容千數人入去有門斜
 漏日看來無物不生春番疑劉阮逢仙處袖拂烟
 華香滿身

尚書呂光洵題○仙嶠列羣峯中峯勢獨雄孤直
 應危立空明幸自通雲霞彌望外日月隱規中更

諸天... 馮虛尚可從
 演詩○... 任... 寄... 遺... 寄

天峽斷危動水容後背日通餘照齊雲引曙暉孤
 高應識爾探賞欲忘歸

題龍巖

訓導呂不用陪曾伯曼遊詠○荒山古道夕籠烟
 短笠騎驢雲一鞭好景多隨春老矣新詩哦出思
 飄然問僧野寺松棲鶴濯足霜溪月在泉英氣惱
 人過夜半聽鷄起舞不成眠
 邑人知縣何繼詩○百尺龍宮鎖綠苔忽昂頭角
 洗塵埃半峯薄霧衝天起萬壑轟雷動地來雨洒
 晴空山谷潤浪浮雪嶠海雲開南陽高士今何在
 獨把長竿上釣臺

仙髻巖詩

明訓導戴邦玉題○南明烟景隔人寰古樹高花隱
 石關翠壁龕中金像古白雲深處野僧聞秋來峽
 石月常滿歲久碑陰字已班遙想三生人去遠應
 留詩句在名山

百丈巖詩

明岸生俞嘉慶題○勝日尋芳外行行到玉華履階

行系志

序志

三

多草蔓觀履有松花彭澤堪栽柳青門可種瓜卜
居從此地修竹護丹霞

題字巖詩

宋石余亭詩○前輩高風不可追自來陵谷互推移
却憐當日題名者不及征南辨雨碑

隱岳洞詩

宋錢鏐下題○百尺金容運翠岳三層寶閣倚青霄
手爐不煖申甲願降殊祥福帝堯

明尚書呂光洵和詩○南山石室倚岩堯携客登臨
近紫霄沉醉不知風落帽坐看擊壤共歌堯

參議俞則全和詩○百重錦樹圍丹洞千疊青蓮
障碧霄裂缺古碑猶辨宋依微殘字尚存堯

尚書潘晟和詩○一壑青雲晴滿岫千尋蒼幹鬱
昂霄寒巖夢裏應求說春雨耕殘暫樂堯

縣令蕭敏道和詩○樹杪飛雲流翠壁月華山峽
吐丹青摩挲古碣存遺句百代相傳視聖堯

水濂洞子任氏壁

宋朱文公題○丹兮迥嶽剡溪也晨兮謝

不用不假其水濂平水濂其人平人其小濂乎在

公成道遊於斯詠於斯朝而往暮而歸其樂豈有

匹哉○又詩小濂幽谷我來遊拂而飛泉最矍眇

一片水簾遮洞口何人捲得上簾鈎

石子重詩○洞門千尺挂飛流碎玉聯珠冷噴湫

萬古無人能手捲紫蘿為帶月為鈎

明知府沈啓記○新昌之東南萬山嵯峩去縣治四

十里有泉出自山巔名曰水濂談越之勝者歸焉

嘉靖己酉從監司觀風至天姥而還倚南明之絕

壁漱沃洲之清漪乃隨蹊剪棘百折迴迴抵昌法

寺寺之南陬為水濂洞自洞之外觀之環山擁翠

豁崖如龕龕之上石壁峭立三十丈許壁頂有泉

深含廣蓄洩出溢旋噴吐成珠聯絡成組蕩漾成

文懸注洞口真若濂然即洞之下觀之掩映成幌

凝止成鑑流布成澤瀟洳成潤利亦溥矣又即洞

之內觀之可竈可床一鑄沁乳或謂下有異藏焉

莫可的也惟濂之外繁蔭皎月隱約熹微遠隔片

界快哉虛朗宜為珍賞者所不棄也胡然乎寺廢

路榛捐沒空谷白晦翁一題之後人不為側已非
朝夕可勝慨哉嗚呼騏驥鹽車榭楠側室統綺視
禪珠玉褻器皆若是也甚有奇於是焉者或塵埃
或還僻或留滯渺不見知於世間有知之者莫之
取取之者莫之愛護愛護者莫之明揚以稱其所
負其為捐棄同一遭偶方之洞也不類乎哉不多
半哉余不忍其蕪沒捐俸命道人舉其寺而葺之
繚其間垣密其複蓋俾後之知勝賞者床於是竈
於是及清流以自飯於是採藥於是煮禹餘糧之
石以為食於是寧非此遭之偶為之胚云時同遊
無錫俞汝成氏憲勸州王慎徵氏聞皆余同官夙
有山水之趣者
御史潘沐詩○好景偏生幽僻處夕陽重遣我來
遊雲聯山勢千層畫簾捲泉聲一片秋覽勝乘驄
陪笑語舉杯邀月恣賡酌偷閒偶得浮生樂耿耿
難忘濟世憂
贈尚書潘日升詩○仙源一派響潺湲織出簾帷
洞中懸曙色穿林飄瀑布月華噴海弄晴烟珠聯

牛斗空中瀉玉漱泉局鏡裏看千古藍坤流不斷

水晶宮冷逼人寒

貢士呂光升詩○先君遊值春光煖今我來乘夏

日涼任是流金還服夾不須煮石自成梁酒傾琥

珀下觴滿水挂琉璃一片長洞裏精英元莫測仙

丹點點滴瓊漿

尚書呂光洵詩○靈山自幽曠復茲秋宇深飛流

委仙珮洞壑響瑤音既遠區中跡彌清物外心佳

期如可遇息駕且招尋

縣令李之達同庠生呂若啟遊洞詩○公餘聊共

呂安遊東峒雲深古洞幽瀑水三春來玉峽垂簾

千載控金鈎同瞻勝景情徧洽獨愧遊觀興未優

安得禹糧無化石徧周黎首足耕疇

訓導呂光演詩○色分雙闕倚中天白石丹砂噴

玉泉遙捲嵐光飛滾滾淨含山色下涓涓風斜繚

繞瓊花碎月對空濛珠影圓遊向此中心欲洗

尋幽閣聽潺湲

縣令田瑄詩○小徑縈紆客路賒欲從洞壑覓烟

霞禹標已遠餘糧化仙馬猶遺古跡斜峭壁千尋
懸石膽飛淙萬斛瀉瓊花坐來彷彿蓬瀛裏逸思
飄然不認家
題天姥寺吟

陳學說吟○無求無欲飽春風杖履自遙光意空
黛抹芙蓉翠欲滴秀擊金掌削疑工上方初月千
峯紫下界斜陽萬壑烘松栝寒濤呼虎豹石壇蒼
蘚繡仙翁每尋寶籙青羊見獲采瓊芝碧霧籠雁
柱巒迴雲懶度猿崖壁立逕難通天邊海東盤如
帶麓脚雷低吼若盞不
必岱宗捫日觀却來姥頂
較華嵩昔年夢筆崇轟
電此際豪吟落彩虹路入
半山鷄犬靜那知身在
白雲中
司馬悔橋又銘落馬橋

邑庠生呂震詩○仙源
與共故遺尺書臨素願
悲芳草清風逗竹林馬
雨方欲勒渡口却難尋寄
語天台客入山須更深

靈山洞詩

明章胥民題○石洞噴噴
鎖白雲光風
月淨無塵

桃花流水春常在別有乾坤萬化身

石棋枰詩

明陳巖題○手談仙子住雲山河爛樵夫竟不還
月落星殘騎雀去空留玉局在人間

七芝園詩

郎中呂若愚題○華構中顏尚友堂君家世澤喜
來長悠悠瑞氣千年毓灼灼瑞芝七本芳此日固
常懷孔子孟醇風直欲迓羲皇既探今古神交處服
底紛華一笑忘

夫人潭詩

王洪題○寒潭千仞蟄龍居命婦全歸樂有餘一
死至今昭白日丈夫應愧不能如

高蟠潭詩

宋李拱辰題○雲送龍宮歸海藏雨隨卓輦滿山來
老農預有豐年喜餉我晨餐酒一盃

步潭詩

明邑人呂仲春題○荷竿過石梁不覺日云暮歸來
山月高
清陰滿山路

蒙泉詩

姚祐題○飲鹿花間壯此山遊人多作惠泉看
龍津有脉來無盡茶碗深濃潤不乾在沼密扶雲漢
日結水深透淨瓶寒一時欲給千僧供更接蒼筤
幾百年

醴泉詩

宋評事章天與題○和平德化醴泉通千古濠梁武
舊踪光閃雪花微動月影浮瑤夜淨函空迢迢派
路流無盡混混源泉出不窮滿臥一瓢更清徹萬
年仁壽祝重瞳

三溪渡詩

侍郎呂獻題○三將精忠天地知三溪流向日東
驚濤一派迎風瀉猶似官軍赴鬪時
水榭庵醉園半畝塘詩○半畝方塘一鏡開天光
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仙人洞詩

呂會禛題○欣尋洞口到仙家岸夾桃花一望餘
別是人間極樂地何須玉女歛胡麻

章非試折桂手耶况然香燃燭叩首俛地均縉紳
并有志士豈懸磬擊鉢誦經圖像邀福媚神事可
倫哉斯文際會莫此為盛僭與謫吾知免夫嗚呼
產於古者顯於今燦於天者福於人誠此舉也是
為序

豫章劉錫爵遊醉園半畝塘記

庚戌之夏浪遊剡溪坐卧一樓幾不知天地空濶
偶遇呂子吾日暨令弟旦復兩兄翩翩秀發見若
素交款入醉園縱覽勝地備閱往蹟竟忘此身在
剡城中矣當日朱晦翁題云半畝方塘一鏡開天
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
來即此塘也余嘗聞之不勝企慕况身歷其地能
不大為快心覽邑誌知宋石子重先生是每男村
置步趣園講學著書內有雙清閣洗心亭桃洞松
洞探春徑自未築城時通至屏山潭外猗歟盛哉
更知晦翁與石子重先生交厚往來台剡坐卧於
中飲酒賦詩為樂中庸載石氏輯畧有自來也呂
子云幾更世代幾易姓氏止得隙地僅存一塘祖

父卜居於此將地之高者構為堂低者作為園取其遠於市囂以其靜而偏也又於堂之後結數楹於池畔課讀書砌短垣覆茅茨雖不尚詭冶濃麗實不暇給也姑就園中隙地聊建茅亭徧植桃梅以娛老父晚景如是而已不足為外人道耳同緩步園林曲徑通幽芳草鮮美忽見五馬聯隊昂飲溪涯巨魚翻浪聚遊碧波欲窮其源之盡處不知所止殆落花流水杳然去也復承尊公水因先生情重談醇醪剪時蔬摘菓烹鮮却饒校轄之與敢問以醉名園請詳其意先生荅云余所醉者幽人隱逸可以手談名流墨客可以析疑吾所醉者清風明月可以寫憂快雨奇雲可以爽志吾所醉者魚遊水面可以寄興鳥鳴樹嶺可以忘機吾所醉者者晚食安安可以無事家順世平可以息累如是不可一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如是即至中山干日醉亦復何辭詩云不醉無歸人亦有言醉態千愁雖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吾以名乎園余聞先生教恍若然有得豈非天姥之流品而高曠中

塵之致乎於是更與先生諸友賢即乘輿而飲飲而吟吟而復飲飲於亭上飲於池畔飲於石傍飲於竹林飲於花前飲於月下不覺陶陶然共醉於醉園是興嚴咸一翁題客醉醉園醉客無春不醉醉園歸中山下日何人醉醉得園花歷亂飛水因公自吟笑人尋洞口老我醉花源味此詩句殊快我心或者曰晦翁有靈使余從半畝方塘挹源頭活水之趣故借醉園以與余遊復醉醉園以存余筆是未可知既醉之後輒率一誌之以為歡笑爾

庠生呂作心題沃洲詩○沃洲色正青酣餘與

支郎貯一龕松檜雨餘山抹黛兼葭風起水拖藍

平津鷗戲春歸半巖樹鷓鳴午度三隄剪茅茨倚

翠壁開籠放鶴看朝嵐○天姥詩○天姥峩峩插

漢青携笻緩步訪山靈蒼茫半壁觀朝旭掩映層

崖見落星碧海扶桑低似翳金鰲桐柏泛如華迷

嶂翠壁千尋鎖白雲石潭瓊泉和月煮峯頭倦奕
隔花聳版依借草馱杵降盡波旬百萬兵○桃
源詩○路入荒源簇簇新木紋山黛總撩人鶯來
谷口呼眠柳在枝頭絢豔春嬾嬾烟迷青草徑
濛濛霧罩白綸巾莫言割瓦荒唐事世態悠悠若
箇真○南巖詩○海跡差我古洞幽雲濤奔捲人
層樓泉一線珠光碎嵐罩千峯翠色深織女弄
梭霞作綺任公垂釣月為鈎我來欲喚僊翁醒醉
挾天風汗漫游
古廬陵劉作楫遊南明山詩○南明饒勝蹟雨過為
開頭佛大何妨幻秤空亦任閒松連積翠秀石點
雲班月峽烟蘿掩重來約一攀
言廬陵劉棻遊南明山詩○為訪名山別有情烟霞
深處少逢迎垂峰却喜連雲壑側石還疑有浪橫
山經落花紅片片半簾野色碧縈縈聞來一枕清
能足補得風塵幾日行○登見遠樓詩○山靜烟
凝色雲迴四面低溪寒人怯度林密鳥爭瘦剡水
兼天淨石城隱霧迷高樓憑遠眺維螺接重嶺

古蹟藝文

胡娛老石城春遊詩○世亂英雄下逐鹿不聞欽
錫為民福嗟嗟百年吳越國祇為縑流營土木石
城寺甲浙之東填坑跨谷塗青紅華懷碧櫛相疊
重觀者如賦阿房宮年年三月春風裏遊人拔宅
來如蟻誰知五代亂離間乃祖當家愁似鬼典兒
鬻子苦征輸答榜叫囂無日已而今雲初醉歌舞
當時膏血腥王府
宋石衍之九峯寺詩○九峯環連白雲遮山好何如
博士家日永祇應聞鳥雀春回猶未到桑麻陶潛
欲往誰沾洒陸羽惟便自煮茶遂作香山白居易
後人應入畫圖誇
唐盧綸興善寺詩○隔窓樓白鳥似與鏡湖隣月照
何年樹花逢幾世人岸莎青有路苔徑綠無塵願
得依僧住山中老此身
明邑人呂光化詩○慢促絲繩入翠微珠林深處扣
禪扉定僧笑向雲中出詩客吟從畫裏歸霜葉幻

成霞彩爛梵音散作雨花飛我來欲盡盧綸典踏破蒼苔幾處衣

張泳江華藏寺詩○天王南狩未與兵故舊相逢各悵情紺宇小僧聊供飯亂山危徑得同行中華多壘誰強戰野老何心自力耕豈必桃源堪避世結茅端足寄余生

縣令田瑄詩○展染苔痕薄徑行偷閒半日喜逢僧懸崖漫想息飛鳥古刹曾聞石聽經夜靜鐘鏡縈客夢秋深松竹逼人清當年不作東山臥莫惜殷生負盛名

舉人俞應肅天姥寺詩○攀蘿躡蹻指山行行過桃源雨復晴竹裏僧閒留客坐林間鳥語雜人聲峯齊華岳千年壯路入天台今日程却喜何公碑尚在相携共醉法堂清

邑人俞邦兼真覺寺詩○山僧洗鉢薦胡麻裊裊鐘聲隔院除我欲尋真因到此東風吹落杖頭花天台謝在行下佛院佛塔題名記○癸酉紹歲會稽八邑魁鄉薦登賢書者莫南明盛鵬月三日揖

髦俊燕鹿鳴是日也衣冠濟鑠頭角崢嶸躋彼公堂酌彼兕觥於以陳勸駕之章於以餞春官之裝既燕遂題名於古塔將相期于萃三牲之美而近天子之光也時同寅陪集者嚴陵徐德馨買山戴嘉樵李孫謀猷古杭俞歷僉南宮上客三十又四

人書者各以齒序天台謝在杼記楊居崇真道院詩○不識蓬萊路今知水上庵過橋珠樹列入室錦雲含仁木香微動黃精味更甘道人陪客罷賣藥出城南

呂升鼓山真聖觀詩○松梓發幽聲竹徑團秀色野人乘春閒鳥道不倦陟緬懷古君子再擇觀遺跡回廊嚴神像壞壁陰藓蝕如何古名地屬此羽衣客顧我非異端感此長太息何當重居此閉門著方冊

黃壁詩○萬綠陰中一徑斜高低樓閣是仙家汲泉煮茗坐來久馬上西風吹雨花嘉定間周益公與會稽章穎訪石天民編修遊桃源觀遇雨詩○桃源佳致絕塵埃惟有桃花樹樹

開曉雨乍晴香作陣晚霞相映錦成堆觀中道士
多幽趣席上詩翁試逸才劉阮欲尋仙子跡不須
採藥到天台

章穎詩○繞觀參天萬樹松倚欄時見翠重重一
垌曉霧浮天外半夜秋濤落枕中莫雨斷猿愁羣
歷夕陽飛鳥度并風采藥欲問長生訣只恐雲迷
路不通

黃壁孤陣廟詩○矢心不與賊俱生三將忠同日

月明野廟荒涼溪水咽至今猶帶不平聲

吳府君廟有斷碑文○惟公有大臣之量君千之
風鎮地山河助天星象雲飛烟水空散月珠

董太初保應廟詩○廟食空山八百年衣冠猶是
李唐前汴河十里垂楊柳何似松陰數畝田

陳東之詩○投迹空山計已非江都消息亂來稀
廟前幾種春香草錯怪王孫去不歸

宋王十朋劉阮廟詩○澗水桃花路易迷不同人世
不成蹊自從重入山中去烟雨深深鎖舊溪

梁平叔清虛庵詩○幽齋共坐論功夫借問先生

識此無悟得此中真妙訣人間始信有仙靈
朱晦庵先生又題庵之來月軒詩○夜吟惟覺月
來遲正憶先生獨坐時離緒幾多無着處不堪清
氣入詩脾

侍郎俞欽遊阮澗庵贈張蘊存詩○白髮幽棲隱
澗隅箇中風景似蓬壺屋頭流水鳴環珮門外青

山列畫圖勝日尋芳修禊事閒來擊壤咏康衢却
嫌商洛山中老出為當時定廟謨

尚書呂光洵皆可園自記○嘉靖庚子冬余歸自
隴外養病園中明年天子賜以內侍之金余不敢

隱乃賣金構材營于燕寢之西為小閣數楹閣之
疏櫺洞徹前瞰南山巖然端聳口可仰下壁為三

室其中室虛以觀易日可玩左室以考藝日可
遊右室晦以燕息日可休閣之前循除為藩中為

蓮甕為蘭缶左右為菊砌又前為竹嶼草竹為亭
清陰環映日可居閣之西分畦藝蔬嘉種咸備畦

間紛植桂椒橘柚李柰植梨枇杷檉柿元棗丹栗
緋桃絳梅石榴金櫻銀杏之屬英實布護被徑充

蕃曰可圃圃中有沼沼上有亭亭虛而沼澈曰可鑑北為小亭布鵠以校勝曰可觀又北為倉庾之室以藏百穀之種而耒耜鑿鋤之器存焉曰可稼於是合而名之曰皆可園園成而余被命北上數歲乃乞告東還得與弟日詩余父尚洋乎園中蓋余父甚樂焉而余兄弟亦怡怡共適也於是宗慤之親鄉閭里閭之友凡過余園而遊者余輒與之十閣而望循亭池而嬉烹鮮淪茗引觴嘯歌從容終日余既忘倦客亦忘歸莫不欣然意可不知茲園之為隘也余嘗三造于朝東抵閩越西歷秦隴南涉于金陵所過名園貴畹余必訪而游焉其臺池亭榭之勝泉石花木之繁臻極瓌麗蓋不啻十倍吾園也而余臨賞未及瞻顧舊鄉嚮風長懷爽然自失及返乎茲園然後居安氣和神凝形適休休焉不知日之旦而暮也余所謂一隅之士非耶余聞古有至人以寰宇為度其居也若游其行也若休與與容容莫不曠然自得彼固天游方外者也余竊欣慕而未之能焉乃歌曰至人天游兮無

可無不可余游方外兮惟茲皆可物與無私兮法

法夥夥樂且無央兮孰知其所
貢士河網題宿雲園詩○蕭瑟梧風景半秋澹雲將雨過西樓涼生蓉葉催沾檻濕重蘆花覆釣舟新月半籠孤岫出長虹斜接兩亭收涑園碌碌勞生拙笑問南華不點頭

西陵張玲靜園序○古人遊跡所至攬其山川土俗之宜稽載籍之所由備而又樂與其地之賢人

君子考道德闡宗旨一時聚首之雅後世傳而列焉曰是某某之所昔遊也吾鄉之某某與之定交

好焉風何隆乎乃令人景慕若此余至石城以吾劉夫子令茲土也入而侍夫子出而未嘗不與賢

人君子相得歡甚且處其地彌月往復論述之多園亭諸勝并樂得而覽焉培之呂先生余同學見

五諸父也見五怡愉沉默于人不輕置品陟每為余言培翁至性醇篤簡出深居外肅穆而中炯朗

嗣公昌侯屆遠偉丰儀行文一洗郊島具五城三山十二樓諸繁余即未謀翁面固已有一道貌古

風嶙峋澄徹彷彿意中矣及聞翁有靜園借見五
 詣之主人出揖客語默容止咸協于度園中展設
 諸有高下疎密自成位置種植擁護胥順物性而
 二記亭亭素壁間尤神怡日攝於書法之蒼勁詞
 旨之圓警輒竟日其下不能去一構自翁伯兄甚
 翁手一為翁令咸夢懷所成兩公皆以文章立品
 名且得之庭內可謂兼擅其美矣斗室藏花之所
 採橐駝傳十數言題于壁乃翁所自書魯公爭坐
 頓復曩觀不僅為柳州寫照也翁寶貴天和道真
 綿服律躬淑世率本太上一編為指南二記中復
 為扶輿發覆以暢其旨揆諸安止行庭顯藏共貫
 其又奚遠乎余樸駑寡昧無一過人更身歷人文
 山水之數揣揣慮不足邀賢人君子盼以貽夫子
 羞而翁顧抑然自下出所著逸心編向余探靜義
 余竊附先生之入之文以傳而復藉二公名記以
 益定交好也於是乎序
 呂曾模記○巳酉之秋余弟培之營園於邑之西
 偏憩其中焚香兀坐誦編太上錄功記過時發深

省爰自名其園曰靜園云園內有館曰亭有池有
 怪石有名花芳草其樹楸也有廣平之典其蔭荷
 也有濂溪之愛其蓄石也有南宮之靜其臨池也
 觀魚也有濠上之樂其息交絕游倚南窓以寄傲
 也有五柳之風茲園不盈十畝而日涉成趣不一
 而足有如是也耶文與可畫篔簹谷假竹以遺東
 坡先生自云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取以彷彿
 茲園無不可者園內無山而山容在聖可借而
 眺也五馬北屏駝山南嶂纍纍如人旅行于牆外
 而見其鬻然園內無松而松濤伊邇可借而聽也
 隔畦乃蔡真人羽化之所松甚晨每衝颺至倏忽
 怒號如萬馬之奔馳若乃皎月長空萬頃一碧可
 借而與心謀鶴鳴九臯腸息六月飛鳴上下莫可
 殫述可借而博與耳謀廣與目謀凡天地間之物
 非吾有而不敢取茲園中何藏之不必皆有而貸
 之曾莫少禁也無他寧神于靜仰觀俯察萬物皆
 備也或曰斯園去家僅數武許兒童煩嘖聲聒
 耳且樵牧喧嘩戶外履滿云靜何居余曰否否離

動求靜非靜也靜極生動動極還靜也唯靜而始發深省唯靜而方別若者為功若者為過唯靜而安知今之所為功非昔之所為過唯靜而乃能學伯玉之寡過顏子之不貳過其究也將師夫子之學易以幾幾於無大過

呂燻又記○培翁先生閒靜寡交不慕榮利身居城郭有山林之癖杜門避影足跡不入市廛者幾二十餘年宅邊有園方塘半畝湛湛然宛在中央先生愛之因其隙地構數楹于水濱南山在前北山峙其後東則小橋流水築短垣以護桃李西為藥蘭花砌牆外古栢喬松參天之影倒插池塘此柳州所甚隣庚信所樂賦者也園中多蓄異石嵌嵌齒峯瑰奇百出不可言狀如虎嘯者如猿啼者如獅吼龍吟者有呼袍笏而拜者有可抱之眠三日者布置清雅錯落堪玩壁間圖書多做米家山雲林大癡蘭竹水禽之屬極一時翰墨之秀園成顏之曰靜凡所題識皆先生命各而手書之鍾王而下平原山谷北海南宮白沙松雪投之所向無

而為後之有志于治渠者張才乃者西江之雋為典廢舉墜之圖集父老于庭而謂曰渠之不流以測其高下而可否之幾昭然于料理間乃于舊渠之內緣山麓外倚堤岸增開三百餘丈以承上流沿堤而上將抵長坂有山嶄然壁立千仞洪水滙澤于其下堤實包之渠道之所必由焉侯以目準之得其可假而達之勢乃稍紆而就之人亦莫能窺其端倪沿堤而下將抵舊堤口有崖嶽然橫突下絕石工停挿施畚莫知所為侯乃教以夾甃巨石縈繞崖傍中實填土以杜滲漏繼往續來較若畫一堅若天成其智巧過人有如是夫又為之殺水勢以疏其衝斥作複防以固其柁底用心懃而為謀遠矣是役也任以老者之事食以壯者之食始于龍見而畢于日至民感其愛而得時故有子來之應焉渠成而農舉趾侯命決去壅土啟關而通之行其泉而注之澤若建瓴然澤不能受

則溢而復注于渠由是源源而來十里之外一瞬
 可至向之閒田復為沃壤矣西鄙之民秉耒呼忭
 莫不如志得以樂樂利利而有恒心者實侯之賜
 也侯之仁固以均被于四境而惟彼西鄙之民蒙
 利滋多啣環之私尤拳拳焉乃耄倪相率詣予而
 懇請併書其事勒于石以垂示萬世予既賞其思
 源之誠凡嘉涂侯克遵先王之法克舉已墜之政
 謹為記之

萬曆三年知縣田瑄修佛兵部郎中呂若愚作均
 水亭記○渠自虎隊嶺分流而下直抵三溪溉田
 一萬三千餘畝城內民咸仰給焉邇年來每濬築
 則家家而號之畝畝而歛之擾鋤畚插悉出民力
 及水進渠枯棹車戽乃民莫與或訟于官有理有
 不理即理不過出牌一道呼卒持之因緣為奸利
 大者售錢布小售牲畜得則與不得則不與莫敢
 誰何每歲值旱城內民嗷嗷然少壯宿于田老弱
 餉于途子媿嗟于室而卒不獲升斗以蘇枯槁噫
 民憊矣用是渠益廢即呼民濬築民莫聽矣萬曆

不如意觀者如入王將軍武庫不止一種虞書亦
 大快事也掃除一切宴坐其中浮世榮辱付之夢
 想外何靜如之春有紅煤綴雪夏有清蓮消暑秋
 有水亭待月冬有小院藏花山鳥鳴于園中流雲
 宿于簷下不出戶庭賞窮江山又何靜如之園以
 靜名其在斯乎先生正襟而言曰噫汝之所謂靜
 者非余之所謂靜也余命蹇否遜于丘園年來寧
 神息意讀袁子立命篇而有會焉鑄功過之格奉
 太上箴言兀坐園中朝夕焚香返觀自課綱常倫
 物以及語言動作一以古訓為師寧厚毋薄寧朴
 毋文寧儉約毋封靡去叫囂之習返于清虛以云
 靜也余老矣汝等勉而行之心靜則無私身靜則
 無累構園而名之意蓋在此不在彼爚為先生之
 猶子從游于先生之園追隨杖履而深有味乎先
 生之言也退而為之記時

水利藝文

康熙九年正月十五日也

明兵部尚書何鑑碑記○禮記春夏之月審端徑術
 季冬大蜡則登坊與墉始而盡力焉終而報享焉
 古先聖王之慎重乎溝洫也如是然則後之司民
 社者其可緩于修治乎邑西封疆直抵剡界無慮
 數千畝賡厚而色正耕者宜焉然雨不時至則抱
 甕咨嗟而已迨夫有宋之季三山林公來蒞茲邑
 始鑿渠與祥溪通引流于山峽間曲折而西以灌
 溉之于是旱魃之虐弗能及而西鄙之民賴以生
 養無憾者幾三百餘載矣厥後懷襄之患屢作每
 遭霖雨連夕則百川奔放怒氣噴薄聲如萬雷併
 力西向而有攻城破邑之勢獨五山旁出一枝兀
 若冶鑄崩崩挺立而當之民居築址賴免蕩析然
 于渠口受水之處適犯其衝既以激而為深潭則
 水與渠違行而林公之澤於是竭焉自茲以往動
 逾四紀田下下而賦上上西鄙之民困于租徵棄
 為閒田散而之四方者多矣迄夫葉右垠岸決齧
 殆盡而東南之要道亦于是乎阻絕焉予甚憫之
 謀諸執政者倚山為堤雖以便行旅亦以障洪流

平戊子山田災溢政之明年能早禱于神弗應乃
 夙夜焦勞貶食徒跣巡歷郊坵見山有渠而無水
 怪問民民具以狀對侯喟然曰有是哉令之設何
 為而忍視民若此哉乃躬舍于東郊率民濬築民
 之赴命者雲集渠成水進又躬舍于西郊履畝而
 均放之必霑貫優渥乃止民得安坐于家計時刻
 往田無不得水者侯出民爭為舉輿擁呼前導歡
 聲溢田野侯亦欣然與民披草萊服疏布揮汗赤
 日之下弗辭也泊秋大稔民無強弱咸賴焉自是
 每旱輒出必舍于鼓山之麓大樹下民以為不便
 即其處爭負土累石為亭憩侯而謀序言于予予
 惟侯善政種種難悉大都厲操冰霜加意民瘼凡
 有設施不辭勞怨務期底績乃已曩予還自留都
 謁舊師督撫鳳竹徐公於杭公詢及侯治邑狀予
 具以實對公喜曰子誠知言哉吾亦覈之預矣夫
 政不難舉也患行政者不能以民為事耳如田令
 循行郊野察民疾苦廣溝洫以禦荒躬節儉以變
 俗非導之而生養遂乎課土務崇實學聽訟必先

風化非教之而倫理明乎嚴淫賭之禁息誣訐之風立檢盜之法防冊籍遺漏之弊非治之而爭奪息乎使令咸若是吾何慮焉復以此首登侯于薦剡蓋侯之德譽可謂上下交孚矣侯何容心于此唯不操切于急功不矯節以炫俗上不忤勢下不病民誠心直道信諸人人焉耳古稱循良何以加諸予因均水并述所聞以復士民之請庶預他日甘棠之思云

萬曆六年知縣田瑄修築南堤碑兵部尚書呂光洵作南堤亭記○漢循吏惟文翁邵信臣令績最著文翁治蜀以教作士邵信臣治南陽以水利民蜀去長安人遠地僻漢初政教未敷文翁請置學宮取民間雋秀為學官弟子身自課飭數歲皆明經循行與齊魯班矣邵信臣與民興利常行視水泉開溝洫通灌注郡中莫不向化力田孝悌治行常為天下第一徵拜九卿史稱邵父云夫循政亦多術矣惟水之利廣而教化之功大古今傳志所稱于斯二者蓋班班可考焉吾新昌偏小居越上

游介守台寧間地方隆阜苦旱即負郭畝種之田猶鮮源泉仰注南瀾南瀾循麓坎引祥溪溪漫而澗隘橫流易潰乃築堤障而行之澗以堤固所以澗腴民利久矣久而堤漸圯澗漸涸田苦乾旱因循不治民甚病之前年竹山田侯治新昌至即問民利病與之興革而休息之身自為恭儉示憂意明執獲發號施令咸本人情簡約明備然後下之民咸胥悅尤謹庠序之教檇械甄陶菁莪並有聯雋以樂羣會文而昭業譽髦之士彬彬與于禮讓不啻文翁之教行西蜀矣於是興廢舉墜為民永圖民以治堤行澗告侯侯曰民寧也不可緩乃躬行相閱度其地之高卑校其土之疎密計工量費畫一以令民民咸歡欣赴之不逾月澗浚而深堤隆而固工乃告成又為均水約束啟閉以時先後有序其于澗泄灌注之法無遺慮矣即信臣之治南陽奚加焉邑之北迤東而南附城為堤其勢崇聳西臨懸野以然獨缺民以風氣虧泄告侯將鳩財聚工築于西南兩岸之間民不大勞工不大費

卑者隆缺者匝綿亘聯屬屹然鉅防而風氣益完
 邑居彌固保民裕衆之道莫大於是侯曰可且詠
 曰攻工諸生僑彥與邑之耆舊過洵請書石示後
 以保令績于無疆非以誦侯之德也侯之德在人
 心不在言辭云於是畧敘其始末而系之詩詩曰
 惟茲巖邑在剡之東山溪委迤形勝斯隆有堤屹
 焉亘于北壙惟溪瀟瀟是依是繫析而爲渠于農
 有功以灌以注百頃咸豐既豐既久弗治弗庸旱
 乾爲災三農惓惓惟我令公克儉克恭視我民瘼
 若惻在躬乃相乃度是經是營令我民庶民咸卽
 工勿遽勿亟勿怠勿慵乃底厥績澤潤無窮匪曰
 澤潤風氣攸鍾儲祥毓秀奕奕融融民之居之載
 安載榮惟千萬祀載我令公惟千萬祀咏歌雍雍
 司訓莫旦石氏風水辨○縣尹林公開渠穿井凡
 所興建皆爲利民計也而說者謂之陰壞石家風
 水吳江莫旦爲之辨曰且聞諸父老謂石氏盛時
 城中皆其居址林公對見編修石斗文之父悅可
 悅可不見止出雙履戶外林公深術之然不魚再

拜而退東門外有山如龜而通衢界其間鋪以鷺
 卵石若鱗甲然風水家謂龜蛇交戲形也林公乃
 鑿斷龜頭而開磬有石如牛而鼓山列其前激以
 溪流填然鼓聲風水家謂擊鼓迎牛形也林公斷
 去牛頭而殺溪聲又開池山頂則鼓面破矣他若
 遷學築堤皆使泄秀氣川是石氏同日去官者若
 干人而其後遂以不振嗚呼且竊以爲斯言也好
 事者爲之也夫簡賢傲物禍也敬恭桑梓古今通
 義也悅可雖貴勢惡敢遂慢其邑令乎借使有之
 以林公德量當付一笑而去肯拜其雙履乎既拜
 之又陰謀以禍之則李林甫之笑中刀也而謂林
 公爲之乎今所開渠溉田萬餘畝七星井便汲十
 餘家遷學而踵出公卿築堤而永除水患皆一邑
 無窮之利也而曰陰壞風水不亦寬乎且不忍五
 達以利民而受謗也故爲之辨○石氏風水亦之說莫元生
 邑人呂光化復爲之辨○石氏風水亦之說莫元生
 雖以理力折其妄尚未考其事之無有也按林公
 以紹興甲子宰新昌後孝宗隆興元年癸未石斗

文始登第林公已為侍從作縣時斗文尚未為諸生悅可安得而慢林公耶紹興甲子後石氏登進士者十餘人若夫子重斗文宗昭石氏之最著者咸起于紹興甲子之後烏在其為不振也石氏外若黃呂俞潘家盡在城中紹興後相繼而興使風水既壞何獨不關諸家耶意者鑿井開渠邑人有所不欲因而起謗堪輿家欲神其術從而傳播石鼓不鳴石牛不動之說流聞江左兒童皆能道之迄今在人唇舌間不知其妄也化故為之廣其說弘治十年增修東堤修撰錢福記○新昌縣治之東故有堤焉宋紹興間三山林安宅所築也浙之勝以天台稱而天姥南明諸山麗焉其為山既高且大則其源發而泉委者迅橫奔潰宜不可以力制也祥溪發源天台而天姥南明諸泉委之驟雨洪源為新昌患不小堤之築凡以防是患也繼而修之者有趙司同樂經而其不可以久者則勢也乃弘治六年廣西唐希韶襲以名進士來蒞茲邑詢隱剔蠹靡所不至有以堤言者曰其責在我遂

達觀之得其故所關而增自龍山以按舊堤為丈凡二百餘得其有而當者為丈凡七十餘請于上官僉曰可於是泰和尹頌以紹興推官來按之議與唐合增修之功遂成而邑藉以無慮創始于癸丑十月訖功于甲寅八月民不知勞帑不損費而其與有功者則典史石昂縣丞汪琦王簿周聰咸贊襄之邑封君監察御史何公崇美耆民俞振平呂廷賓呂廷厚輩咸德唐之賜懼無以詔後也走書介石徵余記其事余讀匠人稻人溝澮節宣之制而知禹之功施於三代民有以也苟如其制雖洪水無禹亦可後代與地爭利縱不俟洪水禹即有亦未如之何而矧庸庸碌碌者哉若唐者詢而得之細民不以奉命為功舉而合乎耶彥不以矯俗為賢即故而增修之舉得其中不以偏已見為智巧上下兩利官師罔病豈徒後之官新昌者當師而續之哉舉而措之天下可也唐與余為同年又同曹監知其非一邑所能獨專厥惠也而試徵之於是石遂為之記

弘治十三年增修東堤祭酒李傑文記○紹興之
 新昌為浙東壯縣入明朝來屢厄水患至是增修
 東堤成縣始獲寧居學教諭陳君曰淑輩以狀
 來請按新昌縣治自梁始分台析剡即石牛鎮為
 之其東南接天姥沃洲善提峯諸大山巽間眾水
 奔注百餘里漚為東溪環于縣東而北析為剡溪
 一遇霖雨山水暴至則東溪泛溢洶湧勢不可禦
 未幾而山決覆船山壞民田衝縣治時閩人林
 安宅知縣事率民築大堤捍之起自小東門逾北
 門而止又築于堤于外以殺水勢自是縣不被患
 者餘三百年正統間水決虎隊嶺復壞民田衝縣
 治成化丁酉為患彌甚淹沒縣治毀學宮門廡民
 居盡壞死者不可勝計弘治癸丑縣令廣西唐君
 夔築大堤起自龍山接于舊堤計一百六十餘丈
 高若干尺廣若干尺凡六閱月而成丙辰夏水大
 漲潰所築數十丈民又以為病縣令宜興楊君堃
 累石塞之且增築于堤其長視大堤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蓋皆因林公舊規而益其所

東堤隱然如長城而水患可以永久無虞矣夫是
 堤為新昌一邑之保障縣治賴之以固民命賴之
 以全其所關係甚重初丁酉之水封若樸庵河公
 寓書于其子今少司寇公世光閱鄉民之不聊生
 且嘆有司無林安宅宅者世光時為監察御史以示
 同寅關西雍公慨然曰吾按浙江當築堤以禦民
 閩十餘載雍公累官浙江右方伯以其事屬縣治
 之而大堤成矣丙辰之水少司寇以巡撫南直隸
 副都御史居憂于家念是堤及樸庵志爰諭諸左
 方伯隴西閣公乃以其事屬縣治之而子堤成矣
 是二役也雍閣二方伯實總理經畫之可謂勇于
 救患者矣唐楊二令尹躬相度督率之庶幾知以
 成務者歟然而思患預防以倡遠圖周旋從事以
 畢先志則樸庵父子用心之仁尤可尚矣嗚呼東
 堤之成諸公有德于新昌之民如此書鏡諸石非
 徒以示后之被其澤者俾知所自抑亦以告司民
 社于茲者增修俾勿壞焉可也
 隆慶三年重修東堤叅議俞則全記○邑治面山

負壑川流斗注澇輒襄阜僻馳競溢巨測民惟屏
 長堤自固嘉靖乙卯海堦全集決堤潰城堤址僅
 存歷年塢嘴去城不尋丈坍塌淤瀦掌丙寅全吾蕭
 侯來跡邑符繕垣諭勢甃堤衛城堅廣踰昔去秋
 水漲台剡城悉陞邑城獨免闐闐安堵咸賴侯能
 先事曲防云乃侯則不任受德復圖樹示固于茲
 邑顧時詘不忍刑民之力先是侯請發儲賑榜議
 適下遂諭丁壯待哺之衆俾事營築日給官粟若
 干成竭厥趨事仍揀耆民醇謹尚義者十六人監
 眚規度運石畚土搭拓陴隘日數千指而民無甌
 石刀圭之費上下延袤數百丈幾百辰而事竣功
 茂姚遠矣士民相率建祠塑貌圖生祝侯復勒石
 堤所先可余文之余惟宋王克臣以脩撰知鄆州
 築堤城下時頗賦異及堤成而水大至城不浸者
 尺許民始繪像事之侯之叔號復齋者知鄆猶賴
 焉邑乘記宋令林公嘗因舊城築堤止水後入柄
 大政民思之不置尸祝迄今靡怠惟侯修堤護城
 與克臣事類而民之戴侯又將不啻前人之祝林
 公也矧侯惠利于民者甚鉅行將保障
 四方有不待余言者姑以復諸公之請

學宮藝文

宋林安宅新建儒學記 ○其畧曰新昌縣舊學坐縣
 之東與縣廳連牆基址湫隘宣和辛丑經寇亂不
 復修建春秋釋奠寓祭於縣廳後十有五年得縣
 西武尉營屋權葺一堂以備祭祀而殿與生徒肄
 業之齋所未遑也又八年余到官詢訪民情利病
 咸以縣未有學而風水不聚為辭乃即縣之東南
 別卜吉地誅茅薙莽鳩工度材得寶相九峯二剎
 獻其山木四百株慧雲廣福之竹籠共八百束所
 用竹木不靡一錢而採築之工二千半粟之工四
 千九百有奇以至諸匠雜役瓦石釘炭種種之費
 縣悉任之分毫無取于民前門後堂齋列東西殿
 處其中粵五刻興工十月落成余於是揖諸生而
 進之曰為治有速効之術倘不乘其要而氣精神
 於簿書期會則法出奸生令下詐起不見其能化

民成俗也惟教人以學則師儒之訓專經史之間習由縣而推之鄉由鄉而推之里由里而編之此屋父詔其子兄教其弟朋友相為切磋紆誦之聲洋洋盈耳談仁義而傳聖法先器識而後文藝人知君臣父子之綱違邪歸正之路 止日學談訟日息然後邑令得鳴絃為樂所謂迷効之術蓋本於是矣余視事之初恩信未及于民而首以興學為急者正此謂也諸生其勉之哉

混人黃庠建大成殿記○新昌分剡民俗朴厚習知學校之禮吏以釋奠者令不可廢紹興甲子猶祀夫子於縣之東堂三山林公來宰是耶慨念教民之本未立乃卜基於縣郊之南五越月而學宮成邦人凜凜乎嚮學矣由是登仕籍者相繼于朝而敏勉于學者才能節義可考也越六年王而溪詹公為令尹以數宇頽圯謀易而新之鳩工度材方殷而卒又三年吳越錢公宏祖易地來茲奠謁之初環視愀然曰此惟崇教化之本盍亟圖之會縣律成與知供億四月八日大殿半摧迅若雷

轉閱境驚駭乃曰道德之至通于人人如此學者相率請之父兄各願輸金穀公喜其有濟日夜量度材從市場而無須于民工以時酬而不勞其力上體國家之盛意下繼林公之遺跡以六月九日舉梁規模鼎新雄偉改觀士民快覩爭持牛酒以犒於呼人心知所趨向而風俗美矣君子謂公之為政知所務也

知縣王世傑重建講堂記○新昌前未有學經典十三年三山林君始創于縣南門外一百三十年幾修幾壞寶祐己丑世傑來視學製殿謁日氣象寥闕上漏旁穿與破傳舍等罔然嘆曰文不在茲乎遂悉心經營碗鏡者植之朽蠹者新之甲寅乙卯創先賢祠行鄉飲禮開大小學有明自遠方來相與讀聖文書獨講堂屋滿未暇每與諸生坐其下則凜乎憂其將壓越丙辰愈歎不可居乃檇櫛浮費度材鳩工而邑之詩禮家翁來助無靳色二月始事五月告成輸負輦飛羣瞻成聳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語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甚矣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此後之至是教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邑人俞公美王學履記○我朝慶曆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厥後郡有校官以知學政縣庠則責之令

佐期會既煩教養亦弛乃景定四年始詔諸縣並朔至學一員漢之經師唐之博士是也於是老師

宿儒皆得列于學官官于新昌之學者代處凡五見矣惟敝邑偏小迄今官舍猶未定也淳祐甲子

天台謝侯治邑政成加惠學宮殿堂門廡一日畢葺適戴君始至謀于侯曰邑有博士邑之師也若

燕居無常丈席之間戶外之樓安所寓乎乃相學宮之際為屋百楹堂宇庖漏內外完好工不擾費

不侈又易隣圃為門徑以通行凡半載而落成諸生相與語曰先生之居安矣今君之賜宏矣可不記乎來請于余余曰然侯名在村

教諭李華收剝泮水記○天下郡縣學皆有泮水設于南門之內而新昌之學獨設于外縣尹王

祖初來討其未然參同宦訪耆耄倍眾證例咸曰

易之當或者乃不能無疑殊不知古人立學之郊所以均四方之來觀者必節以水又使觀者不可

染玩焉故辟廳之兩水潤乎學學臨乎水水滂以橋橋表以門固自有次第也夫泮水視辟廳之半

知辟廳則知泮水在門之內無疑矣遂易之於內地縣學舊無井泮水既易而古井出焉以其蔽於昔而顯於今名曰復井吁是又勸相之兆也并書以記

明提學孔天胤重修廟庭記○嘉靖甲寅秋七月新昌縣

先師孔子廟庭壞以歲久故初縣令曹天憲修政勤禮見廟屋寢坳啟聖祠敬一亭附廟兩旁為弗

稱制方計整葺而經之適與壞會廢興茲其數哉於是曹令遂決策圖始選材備物狀其事當道並

皆獎與因遂造作首構廟庭五盈次展地尊經閣後中起敬一亭三間奉上御箴等碑亭後置屋三間為啟聖祠餘所存又以飭廊廡費舍之弗周者肇緒於是歲十一月之朔落成于朔歲閏正月

之望費取學租公俸之餘規畫如式上質孔良子
 循行學校五月自天台石梁踰大壑而來至縣謁
 先師課學官弟子以其道則樂其廟貌之如斯有司
 勤禮之若是也又緣諸生之請而為之記曰夫聖
 人之道豈以廟貌為隆汙哉然宗其道則思以報
 其德亦猶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廟之於先也屈屬
 乎其無已也然惟仁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
 親何也享祀者貌也仁孝者上帝先祖之心也以
 貌而不以心則其祀為微瀆其人為非類思神弗
 之歆矣然則報聖人而不以其心豈所以為宗其
 道乎不宗不類廟奚益也今祭章贊夫子之德曰
 刪述六經垂世萬世夫六經一籠虜爾萬世何賴
 焉昔周道衰虛文勝學術不明人心陷溺陷溺之
 甚矣倫攸汙也其為天下之人一皆壞心逐物乘
 勢取利苟可得志無復禮義之念廉愧之萌收賤
 妨貴幼凌長遠聞親新間舊小加大伴破義臣弑
 其君子殺其父其所由來者遠人心死而天理滅
 亡也夫乎惻虛文之縱淫懼實本之經寒畏天命

之將隕悲人窮之罔極故追述天地皇王之心表
 章之爰有六經以救厥亂遂仰天下之陷溺者回
 心而同道豈曰簡牘文字而已門人三千雖造詣
 殊科要之皆明學術正人心之志也由是學士大
 夫陵遲至于暴秦猶尊經抱器而不肯變其志可
 知已是故聖人之垂憲遠也今其道大宣教者學
 者悉誦法鄒魯之道覽六經之遺文使徒直勦取
 其說而擄其章不原聖人之志以正其心或所行
 弗迪于彝憲吾懼夫虛文之弊將重為聖靈之所
 恫也詩曰神罔時恫神既恫矣祀將誰享哉昔者
 夫子既沒門人思之弗及以有若似也遂欲象夫
 子而事之曾子止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
 皜乎不可尚已吾既覩其文為又懼虛勝乃竝記
 者若曾子可也吾既覩其文為又懼虛勝乃竝記
 斯言以告多士云
 給事中周祚尊經閣記○新昌縣治屬紹興府由
 川秀淑文獻丕揚而昭顯進盛必由于學粵稽宋
 紹興年間三山林公始建此其尊經閣尚未建焉

夫地厚者則樹必碩蓄深者則流必長以今日文
 學大盛而獨可少哉嘉靖乙未番陽芝峯姜公地
 來宰是縣歛才彰化備用觀治顧瞻聖學心實不
 足而掌教澗泉許公淵亦以是為請勤勤不已姜
 公曰夫善治莫先于聽德聽德莫先于仰觀仰觀
 莫先於定制學而無經猶大匠而無規矩也經而
 無閣猶良馬而不服乘也於是乞乞焉不奪穡地
 不妨官業以賦贖羨餘請諸上得之去明倫堂稍
 北買民基益之為尊經閣三間列十二楹高約四
 丈餘兩側翼以樓坳磽之地於是乎基之官寮之
 暇於是乎臨之蓋不日而成也維時掌教許公實
 綜理其事森然矩度以有成功而邑丞郭公司訓
 許公吳公邑尉卜公亦皆與有力焉由是五經充
 實諸史備集弟子彬彬焉日造時講若家置書櫃
 人懷史局矣櫺星門外故有路斜曲則改而直之
 弟子居無專業則建校房四十間又慮其貧固有
 所資則括廢觀田百畝佃以歸學邑丞郭公備贖
 相成適新昌者又一改觀矣夫夫事有迂緩而

繁要者有切近而悠久者此君子之獨昭小人之
 莫省也尊經閣以人而之皆矣然學者居而讀之
 仕而用之上可致君如堯舜下可使民如成康何
 往而不得於此哉昨養病江濱久荒文學適年家
 子弟片光升持狀幣來乞記言不能辭遂書以歸
 之

郡人韓鏡修學記○新昌據天姥沃州之勝自晉
 唐以來文人才士來遊來歌里之人亦有名世者
 至我朝石城山石公待且以師道自任疑開義塾
 教授里中子弟正獻社公以郡公來學文正范公
 以郡守尤加尊異儒學之盛無于東南石氏遂為
 名家士無不知學者獨學校之建至紹興十三年
 知縣事三山林安宅始克成之自是幾幾幾與吟
 誦絃歌之聲寂寂如也學不幾于徒設乎寶祐改元
 金華王公領縣事大懼放失非所以移風易俗美
 教化之本乃請進士俞彬黃飛俞公慥張漢英石
 頊分事傑作整齋序新講堂取四書日與諸生
 明大理人欲之辨拔童子之俊者教於學贊鄉

賢之夕世有而立之祠又推本師友淵源祠徐公
 備以... 公朱子燦然日星雖有學大夫雖修學亦
 心化土... 起立成日星雖有學大夫雖修學亦
 聞脩身以道脩道以教如王公者今公行受代不
 得... 有其像以為之祠敘學之發興以無窮
 思可平乃相與謀而屬記于境遂為之記日當宣
 政炎慶時天下最多事咸福王食移于臣下莫有
 折其奸者獨尚書石公獨待御石公揆宣猷黃度
 皆以言責奮擊之至今稟稟有生氣國祚以延諸
 賢之力也是令尹崇學校祠先賢之意也令尹名
 世傑為大學諸生和關組如登乙未進士第所至
 以廉稱其來新昌有惠政杆獄屢空可以觀其學
 矣

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天台夏鏞贖學田記○甲午
 之木新昌東堤為甚事聞本府節推陳公見吾檄
 治其事縣小民貧工役不貲公以才辦不數月東
 堤斷工然公老成慮事未敢端以為得也本縣儒
 學實當東南二水之衝補壞起墜整塗堅新

者累累公於此加念也庠負士諸生不給...
 就公得... 然而公之念資愈未有足也...
 以崇妙廢觀遺田為請公與知縣事姜侯志合請
 于督學徐公少湖巡按張公西野歸其田于學正
 倅二許君進諸生謂曰夫建設律應祀載矧公念
 資本學無窮之意一見於此諸生方感激思效蓋
 未言先合於是生何純陳大昌來議紀事予與公
 有文字之好雖病不得辭為之嘗謂天之生物以
 是數... 以是數養堯湯之災未聞一人缺食死者
 無棄... 有備使然也天惟不能與民為均節委諸
 人天亦惡得屑屑然其貧其富與民為籍今一人
 饑則曰天饑之吾千人饑則曰天饑之不復為
 噫然則均節重不在人已可乎哉夫利惡其棄于
 地也幸其藏于人尤幸其人為之藏豈田美利而
 以業亡賴之豎外道... 人亦如... 崇妙之
 田一轉而為贖學養才之器可謂壯其用一物之
 無憾此類是也捐有餘補不足公與姜侯於是知
 均節在我事至必為他日相天子代天理物權制

重輕斷截彌存。然盡志元元知有父母矣。予病不能飾辭出為好文以復書為贈。學田記公名讓字元禮。發解福建由壬辰進士。筮仕今官姜侯名地。鄱陽人。許君名淵。縣人名。效賢莆田人。啟諭程良真。學田記。○新昌越之山水縣學宮宏壯。有度贍學田三百八。餘畝。地視田四之一。以年遠籍遺宿猾巧匿其。茲甚天曆改元。承務王公。承乏邑。有以學校為已。在修葺。敝陋勉勵曠弛。承乏職。文學奉御。史建言。諮弊以告公。慨然。乃命贊理。覈復方廣寺僧占田四十餘。武吳。丁佃地。武次之余。皆奸露隱彰。舊物俱還。廩膳以充。矜佩咸集。遂俾飛鸞食。植懷我好音。而知明德之功。猗歟盛哉。諸生謀伐石志。厥美併疏。田數千。碑公名。繪大名路。開州長垣縣人。

國朝

訓導張君照。重建儒學兩廡。大戶門記。○新昌學官之建。以時修葺。莫敢廢弛。遵王制崇聖道。為起教育材之地。誠重之也。庚戌冬。敘列先賢之兩廡。

為屋十楹。忽就北邑。餒虛巖刻公。亟莊而議。更造適照承乏。視學政目擊其狀。更上謀於劉公公。遂欣然捐俸。以為之倡。購費聚材。而重修焉。併及大成門。而一新之。夫七十子與從祀諸賢。皆聖人之徒。為王者所敬祀。而尊崇者也。神所憑依。一瓦一椽。人皆羹鼎視之。而不敢忽。下其廢也。而亟興之。固其宜已。重賢人。所以尊聖人。尊聖人。所以治今人。使人入廟而動仰止之思。由洙泗以逮源流之傳。則去聖雖遠。而不遠於目擊道存之心焉。雖然。苟無以倡之。則教化何由而興。今侯以江右名賢蒞新。三載清操。素節躬自砥礪。為端身教。而又月進諸生課誦。講學則其倡之者。至矣。使諸人士皆能觀感而興起。由義路禮門。而升堂入室焉。則步聖人之步。趨聖人之趨。亦斯聖人之發哉。

祠祀藝文

明成化間李楫重修元張。法江城隍廟記。元至大改。

元秋

片志

四十五

上德意既而修孔子廟社稷壇政教並舉邑人曰
 我公先所重矣遂相率而請曰自秦置會稽郡則
 有縣至唐沿革不一錢氏析剡為新昌有縣則有
 城隍食茲土有年禳禱每效癸未歲大稔舊廟墮
 落神弗安厥棲殆不任祀事今茲秋少稔人且和
 願徹而新之以迎貺公顧謂僚佐曰予竊有民社
 事神乃其職往謁祠下已戚然於心而士民請益
 堅若相符契不可不然其言達魯花赤小里公簿
 令馬合云少府郭公皆廉慎公正同憲蒞邑協誠
 賚勸施助雲集已而廟成者舊屬予誌之夫郡邑
 祠城隍其來尚矣按周官小宗伯掌山林墳衍之
 神位各因其方祭法又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
 為風雨者在諸侯之地皆得而祭之下逮門戶竈
 井之微俱不廢于祀典獨城隍不經見者蓋闕文
 不然此豈下于五祀神者與然斯邑猶無所考廟
 之役經始於戊申冬明年夏工畢無纖毫煩公家
 調度殿庭奕奕視舊倍差厚基博礎楹栴豐碩
 相環列繪事輝映赤白絢好民來觀者傾動

忘其往日之微而已為日之榮榮聖俾疎踊而
 獨出也神之典籍乎人有數哉神有所依則人之
 竭虔妥靈於是乎至矣乃系之以辭俾邦人歌祀
 焉山南明兮摩清蒼水剡西兮源深長惟神聰直
 司金湯翬飛祠宇臨康莊神居清麗邑以昌威靈
 烜赫庇一方導和軀厲民阜康祈雩協應時雨賜
 鄉禾稼年豐穰神來下兮格馐芳億載護國崇

祀祥

光祿署丞呂光泌捨田記○城隍之祀古典莫考
 僅見於唐亦不知其所宗明太祖廓清海宇惟典
 神天詔天下崇祀之所以報幽贊之功也新昌城
 隍神廟莫於泌家之西相去為甚近居民有所祈
 求靡不昭應禍福利害顯示向方其錫禧百里降
 保萬民炳炳然者視他邑為猶靈予每聞之父曰
 予於是廟明信以禱之未嘗不應應之未嘗不奇
 今摘其一二記之靈異碑者可考已足神之靈于
 吾家視他人為猶顯豈人情所謂近者親耶抑有
 感於吾父之誠而常享耶昔時門堂楹桷圯壞予

父既告邑令君姜公而修輯之惟於火函之具猶
 為簡就予乃捐金以鑄又鏤銘於傍而鼎新焉然
 守廟者奔走衣食藝香汛掃之禮時缺而不備於
 禮為簡非吾父意也夫以神之精靈固無待於此
 而吾邑之陰被神休其可簡於禮歟邑人之遠者
 莫之見矣以予之近而日炙其靈貺者誠當為之
 計也於是擇田之膏腴者一處量其入可供所出
 之費使守廟者世業之將不累於他求得以時藝
 香汛掃千百年其弗替焉庶乎答其靈之萬一於
 以承吾父之志也因序其顛末記之

御史俞浙陳宣尉祠記○公諱恬字慶甫號飾齋
 河南府人至元十四年丁丑以浙東宣尉從百餘
 卒來自福建抵新昌隣境婺之玉山多悍夫先是
 有欲逞悍於一使者呼儁五百輩約便道為邀寇
 計風傳來期適與公值邑人白公寇鋒必銳少避
 之公曰吾宜皇靈附民望以為職不幸遇寇弭寇
 可也避寇可乎縱吾何避百姓魚肉不上負朝廷
 羞使節乎况寇亦吾民也吾將導揚天子德意昭

示福福使知向背以
 止縣治冀日寇至公
 前使者喧呶洶湧不
 寇殊覺其誤驚駭鳥
 以父母視公公為寇
 之例施有如此者天
 之聞二十有八載庚
 因發明其心事以表
 紹興知府洪珠鄉賢
 自會稽新昌曰克齋
 世系自漢晉遠且耀
 有記矣自先生高祖
 典塾事伊洛學始入
 學著有中庸集解發
 也晦菴得考據以明
 磨而先生詣重致遠
 諸子延自遠方來士
 堂曰克齋此學蓋終
 其身思以行之鄉國天下來

職無愧吾心
 與招諭罄囊勞之寇認為
 命耶公亦赤子視寇寇不
 命耶公即死邑人壯而祠
 邑大夫王光祖求文為記
 於當世云

○宋紹興間有醇儒出
 先生姓石諱塾字子重
 宦蹟行業譜牒
 院延明道先生
 起奮趨此
 微辭旨意燦如
 三仕同官薰蒸琢
 大成晚開此堂教
 講論無過求仁為要扁其
 中庸又三仕同官薰蒸琢
 講論無過求仁為要扁其

世也予少讀朱子全書見其嘗怪越中學術于華
 實之際追守紹興讀會稽志亦見其始末記載皆
 仙佛幻跡風流題詠王謝一派為烈無侈書先生
 學業者何如也古者君子仕於其鄉則思舉其故
 若廢名賢盛德不載墮賢人世胄躅業不彰耻莫
 大焉學術繫人心政治乃尋鼓山舊址得地直可
 一十八丈橫如其數構六楹中設先生神位前四
 楹為儀門又前二楹為臺門南臨大路建綽楔以
 樹風聲山田地共二十八畝成界先生裔孫克剛
 歲供祀事南望旗山如見大賓矣乃梵刹崢嶸思
 一掃而未暇北負金庭委羽瑞蓮龍驤之跡猶有
 存者而荒幻可畏三溪連其西四明仙影吊知章
 之狂放惜其不知所裁天姥峙其東峻嶒雲表又
 惜其題抹鐫彫多是浮華放浪之蹟唯堂中屹而
 勢尊安境淨泉石幽馨乃前人講學聲韻若可
 聽嗚呼孔門一孤日孟子後至明道而始明紫
 陽亦以行于越日一派分自紫陽不可誣也
 亦以行于越

之義高山仰止克已求仁極于詣重致遠之際而
 盡易其舊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因繫之辭俾世
 歌以祀公曰道縹緲兮誰傳覽千古兮思大賢惟
 氣化兮開值亦天運兮回還美好修兮前哲超獨
 得兮靈元紹世業兮倚那導洛源兮揚闢波信修
 兮勉慕代不同兮將謂何將謂何兮思遲遲尋石
 鼓兮文旗悵遺跡兮荒草滋集芳馨兮建堂帷山
 空兮無塵會適兮交神若有告予兮道真係厥美
 兮依於仁依於仁兮學所止歸魚川與泳兮鳥雲
 與飛風雲月露兮似是而非凡我髦士兮喫緊以
 為南明高兮光古瀾晚有蘭兮汀有芷越多士兮
 公之孫子神居其間兮永與終始
 大學士石瑤何鄉德祠記○有斐之章德武公也
 誰嗣之謠懷子產也召伯去而甘棠弗剪叔子代
 而峴首有碑彼數君子者其深仁厚澤誠有以入
 乎人心既深且久有百世而不泯者故夫老子壯
 孫相與傳誦不休不惟身被其福家食其惠而凡
 吾所以養老尊賢長長幼幼厚生送死得庶幾于

先王之道而不徒爲人者孰非賢者之賜哉德其賜不能忘其人於是睹其興作建樹之功經其遊歌燕集之地徬徨悵惘無所宣洩乃從而吟咏之又從而表志之又甚而悲號躑躅之耳豈惟數君子者不知得此於民雖民亦不自知其所以思之至此也若夫大司馬新昌何公有大惠於鄉而其鄉之人德公不置涵之咏之謳而思之且立生祠繪公像于中日夕瞻禮家頌戶祝豈不猶有古人之心哉蓋公自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歷知府布政使都御史刑部侍郎以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出入兩京餘四十年雖數操節鉞領重鎮掌握兵機功在朝廷威德幾徧海宇然於其鄉閭之利病未嘗不時時軫之慮爲之損益者故其父老曰吾何能忘吾公哉其子弟曰非我公也吾何能殖至問其所以德公之故則衆人欲言而未能君子或能言之而未盡嗚呼是豈非公之所以謀其鄉者猶其謀于國也善稱君而功歸于有司故民日用而不知也哉今卽其所可見者言之新昌之東

有古物焉湍水歲鬻決而鴈民民憂之公謀之藩郡增築高廣民始奠邑之田賦泝于豪姦小民貿貿焉不知所如則鬻家以償公議度而籛之諸弊頓悉縣治居萬山中留都之稅疲於飛輭公議擬溫台改輸近郡邑有社倉去城阻遠民弛於防則蠹日滋令貨之公移置近邑所徭役省而防閑便舊制邑三十有二里公以民貧議歸併十之一民不告急邑東南接溫台道路時壞于洪水谷來蒞涉公始議結石爲周行餘二千步岩石間又建傑閣以壯八鄉之觀弘治癸亥大稔民有菜色公議上請得蠲租賑恤賴以活者甚衆他如議免軍需而遞送省裁革冗簿而費用節請除府庫之役而窮困始少蘇凡所以益於國而利於民之政如此類者殆不可以悉舉是宜其鄉之人誦之思之廟貌而頌祝之沒世而不能忘也哉嗟夫世之宦者以富貴驕其鄉而鄉之人亦疾如仇讐固不足論乃若以文章功業烜赫一世爵通侯比選而野處汎然無所表正甚至家與之爲怨人與之爲敵者

其視公之所以福其鄉而鄉之所以德於公如此
 廣狹小大何如哉顧瑤不佞不足以知公然於公
 論之在天下者則固不敢泯於是乃據新昌令姚
 君之論所論著公之行事及邑之士陳獻潘溫昌宗
 信俞朝文諸子之請為文而碑之又系之詩俾新
 昌之人歌誦於無窮會稽山高江木澄山川效靈
 公挺生扶搖直上九萬程豸冠岌業車檻旬出操
 節鉞入提刑德流海內如春行荆襄撫綏衆不驚
 虛枯起死西南平爵崇階峻公不盈公入里門童
 外迎大堤峩然宅用寧父老倚公如長城賦平訟
 理刑罰清溝塗既正民歸耕一寸一尺無敢爭小
 民守藉如守經萬山崎嶇朝玉京飛芻輓粟肩領
 頑公曰温台例可憇改輪近郡歡聲騰輶居北來
 鉦鼓鳴卒徒喘走吏戰兢公曰助役力少輕往趨
 傍縣羣力并四鄉之庾多除稅穿墉入屋何彭亨
 後之近地非紛更官不失守民享成材賦之數有
 縮羸里三十二今虛名什一者併從徭征潤鱗值
 有日始醒癸卯之歲饑餓仍蠲印

有古焉枯更榮予得保父弟保兄東南傑閣何崢
 嶸下有古道直如繩昔時洪浸縱復橫褰裳幸免
 逢鯢鯨結石為銘勞經營十里一望虹舒晴因物
 致用利亦貞驅山何必如秦羸害有可除利可興
 公言一出衆耳傾兀簿既革庫役停吏士相顧無
 憂嚶公心保民如保嬰况此邦族友與朋細大畢
 舉忠義形蓋有志德通神明不然天下繫令丞何
 多循吏新之庭大賢謀國色不矜志同德協谷應
 聲新祠奕奕陳豆登冠裳重光降且升願公德業
 如宰衝願公齡齒躋喬彭願公子孫公復卿世佐
 聖主輸忠精洛南之碑如日星士思公來民拊膺
 我與洛人不可能仰瞻傳說為和羹雲臺烟閣入
 紫冥公宜劍履圖丹青崇卑雖殊不異情萬世考
 德茲可徵

修撰秦鳴夏曹侯德政記○新昌紹興屬邑然踰
 天姥而東僅百里為天台封連壤比台之人出入
 西方者多假道焉故其令之清濁賢不肖莫詳于
 台人之口往時予官翰林自吾鄉抵京師者亟稱

新昌令曹侯之賢心竊識之比予賜罷東歸道其境未暇悉其政也既而屏跡山中理亂之說不欲一人吾耳而其邑呂封君芝山翁者遺予以事狀一通題其緘曰曹侯遺愛予發而讀之為之掩卷嘆曰嗟乎若曹侯者豈不誠賢矣哉侯名天憲字恒卿別號見齋江西浮梁人也以進士起家初試新昌令性明敏行廉志潔蕭然坐官舍僅僅以二僕自將食鹽茹淡日以為常其為邑一以節用愛人為務雖鄉飲射讀之儀軍國祭祀之用亦必事為品飭使禮從乎儉費不及奢邑阻山民苦夫役當事者往往有一舉而傾其家者矣下車無然曰山城民力竭則為之定章程去繁冗諸非公事徑其封者一不以煩里甲或曰如府怨何曰吾寧府怨以落官不可剝民以自媚持其議吃不可撼達官長吏多他途以避之嗚呼予觀今出守若令者駕言興治非不欲方駕龔黃比肩召杜然一旦少植毀譽伴若毫髮輒瞿然喪其所守若或失之凡可瘠民以自為者無不為矣此其人賢不肖視侯

何如矣哉為民息肩大然後憐斯去蠹與民更始是欲舉和約清囹圄別淑慝如飭廟以以興士究荒政以變無不可書亦有不盡書者若侯豈不誠賢矣哉然予聞侯頃以治最徵邑之人扶老携幼欄道遮留若去矣不可一日生者侯既去民思之不置乃相與規地庀工肖侯像而祠之祠成白於新令宋君各走其子弟持狀謁予山中再拜請言以勒諸石曰庶幾藉以不朽予不文姑識其大以俟觀風者擇焉

尚書潘晟蕭侯祠記○凡官於土民德其政久而益彰故未去而民愛既去而民思謂之良吏其地為之立祠肖像非諂非揚事之定論之公也余邑濱海枕山里不能四十土确民貧寇至乃築邑用以困先是賢令君若曹若宋保釐於始而萬侯繼之雖興大役遇饑饉而力亦足辦故邑人愛而思之思而肖像祀之嗣萬侯者更代靡常施澤於民未久全吾蕭公以南昌碩雋由制科視篆余邑律身以廉馭民以簡至即理濫費革冗役參覈節均

去苛剔弊民得解縛于衽席之上法正而不深事
 者而不留當道茂其才欲更之大縣邑士號泣以
 請於上乃止公治邑凡三禩惟平易近民不事鼓
 朴民安其業咸不忍欺之其禦吏胥以恩既洞悉
 其情必以剛制不入奸墨筐篋中臨事慷慨有度
 其所未恆無論上司記謀往復悉以已意民心裁
 之數年來邑之民得以生養休息而不至于大壞
 者公之力也若其敦禮以厚俗咸虛以咨訪勅法
 以戢姦課業以育士徒既以躬禱夔愉以睦僚屬
 類皆恂恂然真切為民而無激詭推剝之術故政
 不迫而績自成鴻譽日蜚交章以薦隆慶己丑夏
 部檄至矣余邑士民愕然如失怙恃因欲遺其愛
 以繫無窮之思乃肖像於曹侯之右重葺祠宇新
 前廳事二楹余扁其額曰蕭曹並美謂侯于曹侯
 同鄉且方之前漢循吏云云也故曰事之定論之
 公也邑之士大夫復捐田若干為守祠者供洒掃
 之役共屬余文以壽諸石余不敢辭以方被命
 果一日通守明齋熊公慰侯祠因語謝令

哉輿情免於公道猶存不致於有云何以承謝令
 君曰此職之夙心也卓彼前修景行攸止時邑學
 博暨羣弟子侍側咸稽首以謝乃謀于大司馬呂
 公藩余三泉俞公會曰唯爰是邑孝廉俞莘野遂
 旅書以達於余余次其畧如左
 知府張明道修公祠記○嘉靖改元淮陽佟應龍
 起甲科來知新昌事務其初視篆稽籍詢方知邑
 賦廉而民少求所以康裕之術與故老壽之有泣
 而告者曰力疲于不公財竭於不節積弊之大目
 也邑僻深山路界台刻吝過者月不下十數傍無
 傳置悉取給于里故供儲無休息富者田連數十
 頃貧者不盈百畝公私之費又皆齊等不以貧富
 為差今又多喜賓客善費一日之役破劇萬錢以
 故貧人益困乃有傾產自鬻而操匏溝壑者吾小
 人今日所急侯曰吾計之乃下令約法平改法元
 濫黜奢靡一歸諸簡約又善為長短補貸之法以
 救之故貧者不致破亡侯又集故老訓之曰吾竊
 祿于此幸千穀比登上下無事吾為若等約身殺

禮以務休息此侯善政之大者又明辨有威善審人情知時務之要張弛舉廢悉有次第不凝滯于一方以故事成而人安之大抵侯之政以慈惠為本凡山川林樾有便於民而舊有禁厲者皆弛以利民水射民居侯為巨防障之民常病癘稍俸召醫千餘人其所治訟牒常降顏色從容聽之不為威嚴強折而人人無不輸意自歸訟多平反豪貴任俠恣睢自雄不就法者即窮治之不少貸僚佐侍左右憚若神明置縣以來令長循廉有補於世多矣膏澤在民侯有汪濊焉夫治以不均為患寡非所憂財以不節為濫貧非所慮均以聚眾節以裕用侯之惠大矣予昔為邑今始為郡以位吾守也終令尹也以政事則吾師也尹令去新昌二十餘年矣民思之不忘非有德於民而然乎如其仁如其仁

大學十七呂木煥均水亭記○均水亭者新邑于民為其文丑竹山田侯而作也亭之作在萬曆乙亥之歲記詳之矣侯蒞政之初屢遭旱熯軫念民瘼

親歷田野為濬沙行水具均民德之作亭以慰侯而寓甘棠之思既而連歲豐稔民之出作入息過是亭者相與弛擔息肩談侯之德不置曰侯之澤普矣是亭之作志不忘也歲久而亭北惡在其不忘乎是侯不負民而民實負侯也乃僉議亭非人不守人非田不贍置田以贍人也贍人以守亭也守亭所以永侯之澤於無窮也耆民三十九人各捐資一兩置旁近常稔之田十畝畝可入以石計通計其人可贍其人冬夏衣履之需而以其餘修葺亭宇亭當孔道交衢凡輪軸往來冠蓋進退靡不翔集而其最苦者農民當赤山流金之下耘利成羣蓑蕪力作汗滴禾土吻渴如魚於堦又推其餘而義漿置焉俾民于是亭勞者息渴者飲永永歌誦侯之德澤於不忘斯民所以捐資置田意也予謂侯之尹新昌其宣慈惠和足以孕育羣庶其堅貞強確足以化服暴梗其洞朗虛明足以燭察皦昧凡水蘖之操始終不渝樂育之風菁莪成俗雖古循良曷以加焉而均水一節特其政之緒餘

卜畧其大而志其細無乃不可歟噫是不然天地
 之生成之利民固其中率至相忘不識不知或者
 特雨一降則又沾沾而喜夫田侯之德政天地之
 洪恩也均水一節非及時之雨乎其捐資姓名併
 州畝丘片並列碑左予喜侯得民故不辭而為之
 記且系以詩俾民歌而誦侯詩曰惟邑有棠其流
 澆澆萬民仰視為強所奪侯乃均之民皆以沾其
 其肥壤加以深淵澤澤其耕油油其達歲再豐穰
 才黍盈塲乃擔乃負乃困乃倉侯既動止民用登
 據作亭翼翼俾給行漿世飲侯德永矢弗忘
 尚書呂光洵五顯廟碑記○五顯廟在縣治東百
 餘步前面駝峯後倚五馬精華清淑之氣於是磅
 礴而凝焉其地最勝其神最靈士民環列而居者
 既庶日富歲時伏臘所以報神賜者亦甚虔蓋數
 百年於今矣洵之先人卜宅於廟之東北阪有
 牛二世世以儒業承家即他姓亦多榮華而潘氏
 命氏最著神之庥庇生靈耿耿社焉自余曾祖徙
 于縣之西逮余落游而歸復尋舊址而余仲弟休

寧訓導演雋族姪基宇于西季弟光祿署丞浞生
 王氏基宇于東與余陋室聳堯相直蓋于先人舊
 業益展矣洵家食且十年尚善飯健遊項歲辛未
 冬十有二月十七日子鼎生頭角稍見庶幾宗祏
 有寄皆神之陰騭純庥也猗與盛哉洵荒陋古今
 祀典鮮所考證而父老相傳以為五顯者五德之
 靈也在天為五曜在地為五行在時為五氣以其
 震曜光明故稱顯焉若夫災沴流行襍祥靡測乃
 五氣之變非常度也夫神依於人而與人為王是
 故人之事神也誠行也敬則降之百祥弗誠弗
 敬則降之百殃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而神實司之
 洵之前人罔不克誠克敬暨今冢宰水濂潘公式
 慎明德揚于王廷神尤福之公乃飭廟題顏以彰
 祝貺于前為烈洵衰邁不文敢敬述所聞以告比
 隣俾咸知誠敬祇若神休夙夜無斃維神鑒格錫
 祐彌隆雨暘時若百穀穰登災殄不作鞠于貽孫
 仍仍繹繹維千百祀神亦永有令聞于天下矣於
 是隴石而為之詞曰維邑之陽兮山穹窿水縈其

陰兮波澄泓風氣凝祥兮惟其中虹梁碧瓦兮神之宮民承庥庇兮庶而豐歲時報祀兮惟虔恭神之來格兮光熒熒白叟笑歌兮舞黃童神之游衍兮騷虬龍雲霞縹緲兮日融融神之靈爽兮凌鴻濛彷彿變化兮超西東平康亨豫兮昭神功千秋萬祀兮垂無窮

序志藝文

明兵部尚書邑人呂光洵重修新昌縣志序○余讀漢班氏地理志本春秋列國敘其分野區域山川風物賢材至魯而獨詳蓋周公魯公之化於其國久吾夫子洙泗之教洋溢乎國中故其民好學上禮義迨漢數百年未泯也夫魯於齊晉其為國小而其俗美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後之學士觀於是而樂學尚友之思油然而興矣吾新昌邑於台剡之間不能數十里其地瘠其民儉其財賦不足以當上邑之十二獨其俗淳厚先民之流風善教猶有存焉故

於成化間敘述雖等兩之體要曰事有餘年矣今出侯政事暇日取是書本誌于羣彥質諸太宗伯學士潘公輯而約之曰建置曰區域曰山川曰風俗曰物產曰民賦曰學校曰官師曰名宦曰選舉曰鄉賢曰女德曰雜傳而鄉賢尤慎鄉賢曰理學曰德業曰忠節曰孝友曰義行曰廉介曰政績曰教澤曰文學曰武功曰隱逸曰遺英曰耆德曰封廕而理學尤慎夫理學前志所未名而名自今始猶夫漢唐歷代諸史未嘗以道學立傳以道學立傳自宋始也夫貞元間值而理學興焉一代不常有也况一鄉耶吾鄉自宋石先生宗昭講業于龜山楊先生得伊洛之傳而黃先生度石先生斗文石先生擊游于晦翁朱子與之論道談經顯諸康濟俞先生浙遠稽墜緒著述尤章余先祖南康公冲之與兄聲之同師止齋陳先生而習於水心葉先生據德游藝炳焉與先哲同風漸涵後雋其孫秉南以循政王先生夢龍以忠亮王先生燭以相業陳先生非熊以貞烈文武徽聲並著當世元紀

九十餘年潘先生音以草廬吳氏之學與其門人
 弟子淵淵以待天下之清及我朝聖作物觀
 俊先生友諒以名教卓先生升以節孝山聾先生不用
 何先生志文以文學楊先生信民耻齊先生昌以風
 猷何先生鑑俞先生欽小齋先生之孫獻斌斌奕
 奕希世聲名皆本諸學問而董先生茂醇宿儒篤
 論克紹前聞洵與潘宗伯皆從受業焉蓋黃石諸
 君子之澤遠矣吾田侯之志而詳之也皆以示教
 也且侯之治吾縣恭儉廉循三載如一日有身教
 焉其為志也公而晰典而要直而理辨而溫詳而
 不渝確而不固文而不靡不啻志之善也吾黨之
 士觀於是樂學尚文之思其亦油然而興矣易曰
 君子教思無窮余於是亦云
 兵部車駕司郎中邑人呂若愚重修新昌縣志序
 ○古有小史掌邦國之志而邑之有志昉焉萃百
 里千載之故實於方尺簡策之中俾觀風圖理
 者有所考鏡厥係重矣新昌為邑初自朱梁屬運

否塞典故無存歷宋迄元未創成書至國朝成化
 丙申上析李侯掛山甲科出宰予邑加意圖志見
 民間私錄舛訛難信乃命司訓莫先生且據洪武
 永樂景泰天順間遣使採輯遺稿更加搜摭成篇
 刊布傳誦百餘年於今矣戶口田賦代有虧盈灌
 洫隄防時多崖泐至于人才彙興大浮往昔失今
 不加纂修後此將追咎于杞宋矣維時大田田侯
 以甲戌來跡邑篆不踰年而政教修舉邑以無事
 乃取舊志修輯之禮請予叔祖大司空公為總裁
 又輔以五人及諸文學開館考訂踰時甫就而編
 次論述則惟出侯之手戊寅春若愚還自留都侯
 出淨藁見示且語若愚曰邑之地里食貨秩官選
 舉諸志咸已就緒惟人物志舊所紀載及見祀鄉
 賢者以輿論久定予無庸議若今當纂入者使考
 擇不精賢否無辨其奚以示信將來哉奈邑之士
 庶各務矜其祖父求為表章或假譽於文人或求
 援于當道親聯則附勢輒或擠面詢輒貢諛詞背
 餘時騰異論其家單乏後者雖賢反致沉湮是以

盈庭之言不一道旁之舍難成殊無謂也夫人亦孰不欲愛其親顧未知愛之之道耳傳不云乎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謂忠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于父是為孝故蔡季請謚其君為桓侯孔子賢之中說多引唐之名臣為門人雖福郊之也為朱子則歸咎於文中子好名之所致然則為此非知先正有言名過其實者有殃又曰造物忌多取非惡多取也惡其無實而得名也今眾人之祖父往往在其責者將不在今子若孫乎若愚瞿然失席曰至哉侯之言乎敢不頓首祇承以自速多取之咎也既而眾人聞之亦稍稍引退惟侯之去取是聽於是乎人物志亦成矣至于辨先賢之遺跡明前令之初心記城垣而寓善後之圖書渠圳而垂專利之戒留績著示懷德之不忘災異詳見備患之常豫諸凡類此皆前人之所或遺他志有所未及者也非侯貞明難眩至公不移何以此哉書成謂若愚亦宜識一言于卷末辭不雅

述其功論及者以復若侯真誠之德水礫之哲源毅之才精明之政孜孜民事而無粉飾眩能之意蓋卓乎古君子之風而非近世巧宦之所可彷彿斯志固未及也百世之下立言君子尚當知所考云

知紹興府事賈應璧志序○古云域中有三權而更居其一任豈輕哉我國家既內設館閣諸職以當古史官之任制稱備矣而輿圖廣博事物侈繁焉能周紀而悉傳之故郡邑有志蓋以翼而輔焉也至歲月彌積事與俱增或前志有闕于後有缺故近數十年遠百年必更緝而附益之亦宜也已屬邑新昌令田君奉監司檄重修邑志付之梓矣而持之以請序於予予觀二呂公與田君俱有文以冠諸首既辯而博矣予言不幾于贅乎然予嘗謂觀史者如入山海之藏隨人所欲得而償焉二呂公新產也宜其專于邑之先賢以為茲邑重而予職忝守土則更有概焉而不專於是者矣夫今古所謂循吏者必曰美其俗平其賦安其民而使

戶日以滋田日以闢教日以興耳余覽茲俗之陋而趨於偷也何能易而返之使淳乎賦役之近煩而或病吾民也何能省而寬之以蘇其困乎人材之眾也日登於用矣何能作而成之與古之賢哲者侔而充王家之實材也乎物產之夥也今若耗矣何能使珠復於浦乳還于石乎生齒之日益也籍宜有加矣而猶故焉其或不能悉拊而長養之使窮巖絕涯有不盡被吾君之澤而瘁以瘠者乎前之官於此而有德於民者既尸而祝之載而傳之不朽矣吾其則法焉以追其烈於今乎昔鄉之稱爲賢者其品列而其名佳矣其更表而樹之之風焉使今之人繼其武而興焉以趾之者眾乎其池官司之廢置城市之規畫又安能詳得其宜而一一以協之理乎仰思前朝豪雋宦跡之所壅旣覽其山川之形勝景物之奇幻則必作之亭榭樓觀以爲登臨嘯傲之所與其地之賢僚屬賓客之選相與以攄幽發粹乎此而又紀之於文以載其一時之盛其致誠美矣以予之拙也不敢希慕乎

占而今之時亦稍與古異亦安能傲視之媿於前人之致耶故所謂五馬紅城天姥水濂諸勝無由至焉與沃洲望松羣公遊遨其間徒神馳焉已唯以前之所思者爲吾守令者職尤懼不克至乎爾而田君同是職者也故書之以與田君等相率勉而企焉

知縣大田田瑄重修縣志序○昔太史公生龍門

南游淮湘北涉汶泗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過鄒

魯之墟觀孔孟之化於是抽石室金匱之書以作

史記後世宗之而蘇子瞻居眉山求天下奇聞壯

觀過秦漢之故都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

奔流想古之豪傑至京師見翰林歐陽公與其門

人賢士遊歸而開家學淵源文章之盛稱三蘇焉

瑄生也拘方未嘗遍遊名山山川以友諸名士然新

昌故會稽之上游也於山有天姥南明之勝水有

剡溪簾洞之奇於人有黃文叔石子重諸賢之作

千古有呂沃洲潘水濂呂聖松諸公之顯於今而

瑄也幸得遨遊於其間而與之上下乎議論顧泯

泯然無一字徵于文獻媿也夫戊寅春巡撫姑蘇徐公督學關西喬公交徵下郡邑使有司敦志事瑄寡昧懼不任也乃用學諭徐君漢司訓戴君邦玉金心敷議禮鄉先達尚書沃洲呂公光洵輝縣尹呂君先化江陰丞何君綱休寧訓呂君光演邵武諭何君宿儒俞子邦時為總裁簡弟子員呂九功呂繼儒俞秉珣趙宋章國平陳子紹所歷山張良實陳子昇何言陳策呂繼橋潘復禮呂玉如呂繼樞潘復初呂若敵呂若仁陳經濟張學遜呂曾見章國卿王應祥張延綬春元俞應肅監生潘京呂鳴泰呂應岳凡三十六人充採訪聘山陰文學張子元益使編摩焉惟俗尚浮夸是非矛盾薦紳先生難言之歷三時論弗克定而張子亦告歸矣適郡伯毘陵賈公至首考憲章復申修志之令瑄不獲已乃取志事身任之夫志猶史也匪公弗核匪斷弗成於是純浮言權輿論取人物於呂沃翁呂桂泉之所考訂暨天官卿水廉潘

公晟夏官郎呂公若志諸所品評而徵事類于張元益之所彙集獨舍呂生繼儒于廳事後俾校里同覈名實日直諸生二人入內使參閱焉瑄也為之嚴義例定條格親筆削于案牘之間促胥徒繕寫之大都述故事整齊其新聞而非有所自用也越月稿成因以就正於鄉先生暨邑人士僉曰可乃畧加刪潤募工鈔諸梓而分董其役於邑丞黃君佐幕史朱子琳諸士夫亦喜邑乘更新也協力贊成之瑄惟才識疎庸學問膚淺無能鳴邑之盛顧邑典殘闕續而為之即固陋猶賢乎已今夫裨官非官也然矢口肆筆或有以成言猶愈於無官耳野史非史也然鄙見俚詞或可以備採猶愈於無史耳斯志取其誌事而已又奚必才如馬學如蘇而後見之著述也哉抑又有深懼焉孔子至聖也於春秋之作尚有罪我之慮况非聖人之徒歟又况瑄之碌碌者歟故莫且作志三成化間一時士夫咸喜文獻有徵至于今則有訾其鬻筆者瑄為此懼故博延諸名公髦士相與考得失徵存亡

咨諏蒐剔自肇始以迄續末罔間焉諸君子苟有所是
 非慎於此時持公議裁正之無或如訾莫志者於百年之後斯善也夫
 河南輝縣知縣邑人呂光化序○邑侯延平田公躬纂邑乘其事核其辭
 文瞻而有要簡而靡遺邑之士夫鰲庶相與慶忭募工壽梓惟侯負卓犖之
 才宏遠之學脈象不踰時政張教舉于邑之山川源委人物彙興錢穀工役之
 贏絀煩頓與溝洫有淤通風俗有媿鑿稽往牒徵時憲停驂衡畢疇咨輿
 蕘咸繩繩井井有槩于衷出而筆之於書昭盛典於往昔垂文憲於將來
 化不佞無能為役竊觀警良醫既起人之疾又筆其調和之方延年之術以
 詒來嗣其用意誠公凡勤矣觀漢初興黠一之謠穎川襲前令之績侯之遺
 愛寧有窮既書傳播豈直兼眾長於史氏擅上乘于志林哉新民且永藉為
 邑之治譜也
 山陰生員張元益同修勅昌縣志序○邑志新刻

侯報余小子者曰志其有難言者大司空惟八
 崇伯秉志協謀權衡贊翼大司空用力為多及
 公二三子咸與績予也受知張太史獲與二三子
 同事張太史父子嗣纂山會二邑志子必有所聞
 者盍亦敘諸其後哉日者大司空來余小子評品
 古今雜志曰志與史同源史與志異流其詳畧有
 體其大小有分吾觀近代史家康太史嚴矣崔太
 史博矣何仲默氏楊用脩氏辨矣他或雜或繁或
 華或浮或銜奇或寡聞或質而俚或直而肆蔽私
 決智未能盡傳唐太史序江陰邑志其理明且達
 矣山會二邑志吾取其雅焉爾吾邑物土貢賦不
 及山會遠甚而事乃紛于二邑者其故何哉以先
 德風遠吾黨好為之爭也爭則不和不和必怒眾
 怒生謗濟事實難吾懼其志之罔終也已余聞大
 司空言惕焉有警於心及質諸人情信然是故論
 疆界則爭台剡論紀事則爭宋元論舉選則爭虛
 實論氏姓則爭後先論名勝則爭題詠論門閥則
 爭甲乙論遺宅則爭記載論先墓則爭銘表論王

朝則爭宜力效功論農墾則爭富學攻文論婦德則爭孟母其不然者則爭共姜舉一則爭一舉百則爭百無非若是者故曰爭則不和不和必怒衆怒生謗濟事實難志其能有終乎余歷月既久遂請於侯曰余其歸夫侯曰歸哉復請問侯曰若何而能息其爭乎其怒乎侯曰我思之久矣事由於我我欲息人之爭必先息我之爭我欲平人之怒必先平我之怒我唯無競其心無奮其怒公情以待物之至虛懷以集善之來如斯而已我又何求昔子產爲政無與民爭無犯衆怒無毀鄉校無止羣謗寬以居之久以需之彼且自定夫我之今日亦猶是也及其爲命草創有人討論有人修飾有人而終之潤色以成大功介乎晉楚鮮有闕敗夫我修志亦猶是也既爭者息怒者平侯乃閱故牘而畜新聞采輿論而我獨見筆舌筆諸心削者削諸心其品藻準諸左史其實公馬其論議博諸利害參諸古今其始以人知慮通我知慮其終以我智慮通人知慮郁乎有文井乎有理今者

信而後者傳矣又例有弔成成大司空喜曰大哉吾侯之善教也幸哉吾邑之變道也是則然矣察其所以皆由於平日侯愛民也深慮事也精敦厚風化整齊人心尤其旦夕弗敢忘者譬若力勤家政心惟在於成家豐殖田疇義育子弟資生百物備具周給夫然後取其所有者籍而記之本其所用者圖而存之圖實圖也籍實籍也政實政也經緯裁成文斯大矣深切著明文斯遠矣余見讀是志者不曰新邑之志而曰新邑之周禮不曰一邑之小史而曰一邑之春秋

知縣李楫舊刻新昌縣志跋○成化丙申夏予奉命領邑新昌視事之初首訪圖志以稽一邑之事而貳教莫先生以古本獻焉殘缺舛訛不足入目因嘆曰文墨之事學校責也盍相與謀之先生曰然今適始事於重修然不能不有賴于有司之力也不半年曰書成矣因取而觀之畧加校正臚寫善本求紹興郡守浮梁戴公序於其首乃與同寅捐俸爲倡而邑人好義者皆樂相焉鈔梓垂成而

少宗伯邑人俞公與其弟行人公俱省侍而歸深加嘆賞以為新昌數百年未有斯舉真足以為山川增價而人物出色微吾貳教先生之清才碩學曷克以成之嗚呼士論者天地間之元氣也以士論而筆之於書使古今事蹟晦者顯而昧者明善者歡而惡者懼其有功于世教豈小補哉因書卷末以識歲月云

教諭徐漢修縣志跋○新昌舊未有成志自松陵莫君承邑侯李公命始輯成書紀事述言大有裨於風教顧門類頗多繁文支蔓閱者不無重複之議矧成化迄今幾一百餘載其間時事通賢人文之興歲久無紀旋將漸滅不傳矣有識者咸欲圖之而懼無有肩其事者竹山田侯以甲科來跡邑篆簡易為治愷悌作人既逾年政治洽民和百廢具舉暇時考究典籍念志事靡續慨然有纂修之意言督無軍門徐公督學僉憲喬公移檄屬邑修志遂議以總裁請鄉達呂沃洲以採輯役諸文學而刻繁就簡寓事於文規條潤飾暨百凡論撰

於世教其盛茂也古稱文詞非邑之史乎事類集文詞無次序則紊亂即能兼而有之殊起觀者厭倦非體也茲卷林務稔然畢備展卷而盡在眉睫中且不必經年曠日而成於退食自公之餘且不必經年曠日而成於退食自公之超卓之識兼擅三長曷克臻是漢也謏渺謬典教事媿乏莫君之能弗克佐修盛典而樂觀厥成又不可無一言以述之姑識其顛末如此云

敘志總論

論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人文此關乎國運而

本乎人心採風者所以驗盛衰鏡得失而為政事
 祀綱之要者也靡言支詞則傷大道而拂聖經詭
 辯僻論則惑人心而叛國典非所以為訓也新邑
 自昔逮今所傳名賢記載題詠率多因事見志藹
 然有德之言誠足取信方來而庶幾立言之不朽
 者

趙拱宸 呂冲齡

張玉

